

孫子批釋序

世傳孫子十三篇其言或不盡
傳大要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
入太史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
吳闔閭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武
稱雄於言兵其書自始計至用
間率多權譎叵測輔之以仁為

言縱橫焱忽莫可端倪故梅聖俞評其書為戰國相傾之說而鄭厚則以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蓋唐杜牧之喜論兵其論武大略用仁義使機權因備注之以發其意自聖俞與杜鄭代為軒輊而宋初四庫書目所撰孫子註二十餘家人輒雌黃未有以折也夫以聖俞之自背於杜鄭殆故創為異求湔前說而空之耳卒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皆六有法顧諸家所雌黃者蓋其言曰三代王者

之師司馬九代之法昭如兩曜
安所取詭道用之是不然也孔
子嘗相其君會夾谷矣逆揣齊
變而置左右司馬兵萊夷萬世
而下慕為神武夫孔子而賤陰
螫如季友孟勞之搏則可然曷
以善桓公犄角江黃悼公還師

敝楚哉雖吳用兵時戮荆王尸
介處君大夫之室亦伍員之挾
憾而倒行而逆施之非武志也
令武及孔子時所謂十三篇者
縱不敢方三代行師詎不與桓
悼方軌而出哉孔子於兵自云
我戰則克以此取孫子可知也

是故孔子而不當孫子已耳孔子而當孫子則必引而附之敬仲知罃使亞旅其間當不至賤之如子臯也蓋梅聖俞涉孫氏之譎者也而遺於仁則詆以傾險鄭厚亟取其仁者也而略於譎遂擬以論語易大傳之流夫妄為詆且擬而罔中其窾等過耳然則數世而下評武子者牧之其知言哉孫子外管子六韜越語不佞各有序指六稱是

瑯琊王世貞撰

孫子參同序

蒙谿張鏊先生序五經七書其略曰文事武備
士君子分內事也姬鼎奠而尚父之勳可紀羣
雄角而孫芑之略稱強天不生仲尼則斯文之統
可墜天不生尚父則戡亂之武曷張七書六經
固仁義一原之理陰陽貞勝之符也今之士大
夫何獨不然乎高爵以崇之厚祿以養之其受
之君者重矣一旦邊夷猖獗小醜跳梁則粟肱

戰股撫髀捫髯顧後瞻前張皇錯愕又從而諉
曰儒專習文將專用武原是兩途縱儒有知兵
者然亦射不穿_札騎不絕塵不思子房無五尺之
軀淮陰無縛雞之力綸巾羽扇指顧而挫鋒芒
隻馬單騎談笑而退戎虜所貴乎士者一究心
之耳若能以臥側為邊防以走使為卒伍則折
衝樽俎決勝几席不難矣正_々之旗堂堂之陣
豈專在孫吳與太公也耶卓吾子曰此言固知

武事之為重矣然猶不免與文士為兩也猶以治
世尚文而亂世尚武分治亂時世為二也猶以
太公似未可以繼斯文之統而孔子似未可以
謀軍旅之事也夫軍旅之事雖孔子且未嘗學
而可責之鯀生小子乎且世儒之不如郭令公
諸葛武侯者固衆也而獨我也乎我能通經學
道四六成文即可稱名士不愧名儒矣彼吳起
淮陰侯諸人有才無行又况皆非我之所屑者

則蒙谿此言未免使人以不信也然其曰仁義一原陰陽貞勝則確論矣夫天下未有有仁而無義亦豈有有陽而無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謂文專指陽而武專指陰則不但不成武而亦不成文矣故予嘗譬之人身然夫人身有手有足蓋皆所以奉衛此身也故凡目之所欲視耳之所欲聽舌之所欲嘗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則無從而致也故一身而非手足則欲飲誰與持

欲食誰與供欲衣誰與穿欲遠行誰與到我欲尊吾身誰與跪拜而致恭我欲愛吾身誰與奔走而趨事是文用也固此手與足也一旦有外侮或欲我跌也度不能敵則足自能走度能敵則足自能與之交或欲我搏也度不能敵則自能舉手以相蔽度能敵則自能反手而推擊之是武用也此亦手與足也非他物也故平居無事則手持而足行有所緩急則手抵而足踢執

已筋者此手而執棍棒亦此手也執茶挑者此手而執刀劍者亦此手也伸之則為掌可以恭敬而奉將捏之則成拳可以敵愾而禦侮雖手足亦不自知其孰為文而孰為武用者蓋衛生之物天實畀之豈直於人為然雖禽獸亦若此焉者耳齒牙爪角咸有其物各適於用未嘗少缺也唯是痿痺不仁之者則文武皆廢不可齒於人數明矣此皆待人而後得以苟延其生者

文用且無况武用耶然則儒者自謂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豈復有能文之理耶則亦不過取給於聞見借功於昔賢而已是自痿痺而不自知也是待人而後能起居飲食而猶強以為不屑也吾不信之矣吾獨恨其不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也故因讀孫武子而以魏武之註為精當又參攷六書以盡其變而復論著於各篇之後焉感歎深

矣

李贄卓吾甫撰

孫子參同小引

按孫武事吳左傳不載史記列傳稱武為臚之
祖臚之兵法傳於後世云則是書殆傳於臚而
本於武者歟余謂吳入郢事在周敬王十四年
孫臚救趙事在顯王十六年相去一百三十九
年太史公從五百餘歲後作傳所稱祖孫蓋本
於此或曰孫武本無是人戰國辯士妄相標指
說亦有見歟據所傳書見存於世者即十三篇

是也漢藝文志稱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亦云武子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筆其精粹則今之十三篇豈魏武註之而刪定者歟高氏緯略曰兵流於毒始於孫武其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是書果出於戰國相傾之說亦或其然迄今數千載後經生武弁童而習之若其精蘊白首未得也甲寅歲余留鄴邸冬官景愚郎公以所刊鳳洲批註十三篇見示其註大都

本於魏武於孫子閫奧尚徑庭也後復於舊笥中檢得了凡手筆點畫甚詳段絡條貫呼應起伏無不昭然顯揭讀之數過恍若起孫武而面質之者與卓吾子所參昭合因請以歸集為合璧付劄劄氏公之字內云時萬曆庚申歲菊月望日吳興松筠館主人識

孫子參同凡例

一舊刻卷序先孫吳次司馬李尉又次六韜
三略卓吾子集其品類分列十三篇後今悉
從之

一舊註凡一十二家梓行於世者止魏武杜
牧張預及近時劉寅數家而已今復旁集諸
書廣采事實以補前人之未備

一舊評有蘇老泉王元美及陳子淵所集等

刻俱多散佚脫略今加考訂以正舊刻之訛
一批點悉依鳳洲了凡原筆而評則蘇王諸
家竝存標之篇皆使覽者一閱了然

一卓吾參同乃其生平之最屬意著述中之
最苦心具載叢書中原有梅司馬批點茲不
擅改

一刻中有主意綱領用 日 有脈絡用 ㄥ 有
眼骨用 ○ 有關鍵用 △ 有精華用 ⊙ 有波瀾

用 ○ ○ ○ 有條目用 、 、 、 此袁公原筆茲
不剗改

一諸家箋釋意旨互有異用無礙發明者竝
存之以便披覽

孫子兵法集註

孫子品節

李氏叢書

唐荆川武編

三蘇文集下

王弼州文集

事文類集

藝文類集

爾雅

唐雅

稗雅

海篇

孫子列傳

附前

蘇老泉論

并附

考訂諸書目錄

易經

六書
百將傳

周禮

大將傳

春秋

武臣傳

左傳

武經淵源內外編

國語

武學經傳

史記

孫子講意

武經七書

孟德新書

古今註釋姓氏

陳皞

魏武帝諱操

杜佑

李筌

孟氏

杜牧

何氏

王皙

解元

張預

張鏊

賈林

李材

梅堯臣

黃治徵

今古批評攷訂姓氏

蘇洵 老泉

王圻

唐順之 荆川

王世貞 鳳洲

陳深 子淵

李贄 卓吾

梅國禎

焦竑 漪園

郎文煥 景愚

陸弘祚 蜃臺

孫子參同十三篇目錄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孫子參同卷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

將所以三軍
之氣與心

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
如法者吏士之罪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
上觀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
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
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
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
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
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
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
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
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
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臆

臚生阿郵之間。臚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臚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臚，乃陰使召臚。臚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入梁，孫臚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

君第是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

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對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

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

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

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

將孫臚。臚辭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

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

三駟之說可以逐射而不可以治軍旅。蘇秦引之以論將略非也。文恪

捲即拳也。攖義當作擊。

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攖。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

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多_阻隘。可伏。

全在此著

滅竈固奇所

孫子列傳

樹白書並
奇期舉火更
復奇機寫處
極工至讀未
畢遂成豎子
之名情境躍
如可驚可嘆

此並是將略中
所謂藏於九天
之上動於九地
之下蓋不必矢
石之闕而勝者

茅坤曰通篇按
武成敗事以責
之而發煙波卷
處

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
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
神頁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
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頸曰。遂成豎子
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
臆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孫子老泉論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
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
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
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
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
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
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

按東坡論孫武
曰智有餘而未
知其所以用智

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
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
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
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
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
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
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日久暴師則
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

茅坤曰當放越
之入吳武猶生
而將兵否

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
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
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
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歿讎吳
也句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
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
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
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

焦贛曰大史公孫用。以取敗北。况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
鑄贊有口能行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
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之者未必能言
能行則二字若無上下

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
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
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
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
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

草坤曰數轉番
覆烟波可愛
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
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

焦贛曰老泉論
治衆如治寡更
出幾分數之外
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
之衆。而其中恢々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
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
其衆而已矣。

孫子參同卷一

始計第一 蘇老泉曰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見之

王鳳洲曰此篇先論兵家之大凡後乃次其事詳之

袁了凡曰先言經之以五事後言因利制權經權三字一篇眼骨所論事大都本軒轅來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

知字重

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

緊象知之者勝二句
此所謂校此所謂索也

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

此言制勝者先選將

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

前五事已盡兵家之勝而權則專之將故申言

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

去留二轉結上起下

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

此至不可先傳俱言詭道所謂因利制權之事也

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

一曰義

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

波瀾

外變則在勢故曰佐其

五事是常法應

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

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

此言制勝者先定計廟堂之上

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

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

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

變之道也如韓信知

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我之可利也

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又選

二千人人持一赤幟葺山而望趙軍戒曰若

趙空壁逐我則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將謀行之闕外而連壽則斷之主裁故言廟堂之上貴多算總之以其為國之大事死生也不可不察而欲其居慎始之意

始計

二

明日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此固利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趙奢救關與領兵去邯鄲

以軍事諫者次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

增壘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

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

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關與離城五十里

而軍發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關

與而還用而示之不用呂蒙詐稱病孫權露檄取迴

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斬因敗趙括

段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為召還是也段熲字

紀明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鮮卑犯塞熲擊

之恐賊驚去乃稱璽書召還熲潛於還路設

伏悉斬獲之近而示之遠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

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

又如岑彭申令西擊而潛兵渡沔是也

遠而示之近韓信盛兵臨晉陳舟為必渡之形如

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晉陳舟為必渡之形如

口以木罌渡河襲破魏兵

利而誘之衆楚人以利誘胡人入境因大破其

始計

亂而取之謝玄與苻堅夾淝水而陣玄說秦
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使
軍皆朱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敵兵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
夫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
壁拒守待其饑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
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
楚是也或曰忿速則侮
卑而驕之如冒頓以千里馬閼氏與東胡東
冒頓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於冒頓
子胥以為秦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書

與李密果驕而取敗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
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
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
左則擊其右使操疲於
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如項羽使至陳平以計以離其心
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為亞父使今乃項王使
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羽由是不
聽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問趙王曰廉將軍
為人易與且降矣今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
為將耳於是趙退廉頗而用括秦晉合兵伐
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

始計

四十一

武子素臣此
是開山第一

解道字不
合經文

於秦無益也不如捨鄭以
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呂蒙因關羽撤兵而襲
取南郡鄧艾自陰平行
無人之地七百
里出蜀不意
魏武帝曰始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
廟堂也校計索情出計求彼我之情也一日
道謂導之以政令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
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
吾民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

分疏甚明

百官之分也道糧路也主用主軍費用也五
者將莫不聞知其變極則勝也法令執行者
設而不犯犯而必誅也以佐其外常法之外
也制權權因事制也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
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實而備之
敵治實預備之也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佚
而勞之以計勞之也親而離之以間離之也
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也出其不意出其空虛

始計

融貫

也先傳泄也 李卓吾曰經之以五事下五事也校之以計下七計也七計即五事其曰

得此頭顱下如破竹矣

兵衆孰強等總不出五事中將與法二者而已言以此五事計算校量於廊廟之上則彼

將法究竟也不是

二件故下文單承將字

我勝負之情自可索而得之矣將能聽吾計即為能將自能於常法之外為之勢以佐之矣勢者權勢也兵無定勢所謂詭道奇謀此則臨時因利而後制不可以先傳也唯有五

徹

事七計兵家常法當預算於先耳故曰始計始計者豫算也君能豫算將能豫算則勝算常在我矣以是用兵則臨時遇敵有不能因利而制權勢者乎一曰道孫子已自註得明白矣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

更徹

之生而不畏危是也夫民而可與之同死生也則手足扞頭目子弟衛父兄不啻過矣孔子所謂民信孟子所謂得民心是也此始計

始計

之本謀用兵之第一義而魏武乃以尊之以
政令解之失其本矣緣魏武平生好以權詐
籠絡一時之豪傑而以道德仁義為迂腐故
只以自家心事作註解是豈至極之論萬世
共由之說哉且夫道之以政令只解得法令
孰行一句經耳噫此孫武子所以為至聖至
神天下萬世無以復加焉者也惜乎儒者不
以取士以故棄置不讀遂判為兩途別為武

是：

經右文而左武至於今日則左而又左蓋左
之甚矣如是而望其折衝於樽俎之間不出
戶庭不下堂階而制變萬里之外可得耶箇
箇皆能抱不哭孩兒一聞少警其毒尚不如
蜂蠆而驚顧駭愕束手無措即有正言亦不
知是何說即有真將軍亦不知是何物此句不

畫出庸奴
面目

合論語此句不合孝經此說未之前聞此人
行事不好此人有處可議嗚乎雖使孫武子

快人々々
復生於今。不如一記誦七篇舉子耳。二場三
場初不省是何言語。咸自為鹿鳴瓊林嘉客。
據坐瑤堂。而欲奔走孫武子于堂下矣。豈不
羞歟。夫孫武子且然。况魏武者。益以市井奴
輩視之矣。嗚乎。若魏武者。吾以謂千載而一
見者也。學者慎勿作矮人觀場之語可也。

參考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一曰道。夫道莫先於得

探本窮源直
向星子海底摸
索

賢。莫要於愛民。得賢則明。愛民則親。所謂未
戰而廟算勝者此矣。然非平日修德愛民以
致賢人。則賢者亦安能致之哉。故惟德修而
後賢人至。唯賢人至而後德益修。道益明。民
益親也。此篇專為君言。故曰主孰有道。其實
將道亦如是而已矣。故首述得賢為將者當
參考也。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

非龍非影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
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
編之太祖史疇為舜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
王乃齊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
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
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
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
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

至人開口便妙

情字一篇之骨

湯海若曰情之一字
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
生世間萬事總生於一
情

釣以求其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
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漁生
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
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
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
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
正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緇微餌明
小魚食之緇調餌香中魚食之緇隆餌豐大

物情

語快而奇

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取魚之可殺以祿取人之可竭以家取國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

人情
呼曼之繇之其聚必散嘿之昧之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得衆情

因天地之情

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

天下歸於情

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此篇非太公
不能言非太公
不可與言

章法句法轉法
接法絕妙文章

六賊七害須意
精明果決方能
辨別

文王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
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
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夫六賊者
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
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厯法
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
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
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

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蓋為上犯難
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
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
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
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
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
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
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

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日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

易以龍象乾
變坤為龍無
首義本於此

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

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
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
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君以世俗之所譽
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
進少黨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
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
造語矯健
則國不免於危亡

黃石公曰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

雄則敵國窮

黃石公曰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妙其路近

至論 是以明王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

盡力廢一善而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

黃石公曰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
士不可以威刑脇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
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
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

即此便與太
公不同

纔是真傑

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

尉繚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定。故曰良

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吳起說儒服。以兵機便見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

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兵机隱。以往察來。主

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

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温。

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

丈二尺。革車掩戶。幔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

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

吳起淳于髡
俱熟於揣摩
以術干世主
如出一律

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博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管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君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衰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

奇遇

奇功

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天明則日月不
明羣臣莫能及
只為君感聰
子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
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
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
國則戰已勝矣

以上皆得賢之道

愛民二字是
帝王志法

文王曰願聞為國之大務太公曰愛民而已
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

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
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

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
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
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
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
軫念
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
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

痼瘕

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已此愛民之道也
太公曰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餒
食之從而愛之

黃石公曰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
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
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敵強下之敵
佚去之為者則已有者則士世能祖々鮮能
下下祖々為親下下為君
所為雖自已出所
有則歸之士以下
土地封天下英傑也
祖々重老也下々屈
體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
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
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
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
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
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
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
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告祖廟啟元龜
參天時直是一
點愛民實意不
能自己處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能如此則令湯武矣

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以上皆愛民之道

文王曰何如而可為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

較前答為國規模自宏遠

天_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
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
可以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
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
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
天下讐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
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處之
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

道所由行日起
不行曰止

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
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
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
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文王曰君臣之禮何如太公曰為上唯臨為
下唯沈臨而無遠沈而無隱為上唯周為下
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
成文王曰主聽何如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

臨而無遠則下交矣
沈而無隱則上交矣
天地交為泰禮者履
也泰者履故曰或天或
地大禮乃成

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何如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聽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文王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

皇極經世無過
此數語

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實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

之以其陽為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
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文王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
衆撫其左右御其四裔無借人國柄借人國
柄則失其權無握壑而附邱無舍本而治末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
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
將來涓々不塞將為江河熒々不救災々奈

自太公造此論一
再變而遂有管
商之徒

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
富不富無以為人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
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
人所害而不終於世

文王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
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
則君失其威文王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
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

管子曰民不雜
處本此來

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旅。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

○○文王在艷。召太公曰。嗚呼。商王暴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玉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灾。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灾。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

傳云伯陰行善或本此耶

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不可致也。從其門。不可入也。立其禮。不可也。爭其強。不可勝也。全勝不闕。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

情之所起正
在於此

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
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則
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啟之。
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
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
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
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
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大哉聖人

議論暢快然
實隨權謀術
數中矣

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憂虞曰憂。○。○。文王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
悔。各曰嗇。
道聚也。詩曰。
數政優。言
祿是道。

○。○。文王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
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道。政之所施。莫知其化。
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
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
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
之。勿復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
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聚

藏則行。復勿
明。是與時偕
移。無為自然。

靜即何憂
何嗇也

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得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啟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

妙

純王之政
道家六語

無為便是靜

知其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無為而成事。民無為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

○黃石公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

黃石公曰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格言

司馬法曰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

方同所向皆同也

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

以上皆慎修之道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二曰天三曰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歿生也故參攷以天地

天人是二

文王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

而已矣。三字
下得真切

攷之人事歷
有據

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

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尉繚子曰。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伐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

醒

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竊臣以為難。

無此問答則天官竟似無謂

抄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

即公于心意

泄盡天機矣

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說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

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

二說不同以便乎人事則一

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

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
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
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哉
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
叮嚀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曰黃帝
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
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
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誠也

是深於兵處

以上皆言知天知地

此篇專解始計
二字

豫選將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四曰將五曰法將者智
信仁勇嚴也故曰將孰有能而繼之曰兵衆
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然則賞罰明而士
卒練兵衆強者其為有能之將審矣法者曲
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統
攝偏裨各官之道主用者主軍中凡百之用此
皆一定之法唯得人以主之而後軍用不乏

豫訓練器具

豫廟算

也夫天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有國家者可一日而忘戰乎唯以不教民戰以不知兵者將殆耳故未戰而廟算勝始謂得算多夫未戰而廟算已勝未戰而彼我之勝負已可計索而立見其情則凡詭道奇謀要不過為將者臨時因敵制勝以佐之耳其必勝之戰豈至此而後決乎故曰始計言計之於始者不可以不豫也若臨敵而後

雖臨時應變也
須打從預算中
來總是一個始
計

選將又安得為豫計於始而得廟算之勝也邪其為忘戰之主必危之國無疑矣故讀始計者尤不可不留意也因具述六書選將練兵行賞之法以備參攷如左云

武王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

人無全才皆先避
其所短用其所長

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必死可殺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愛民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煩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

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敗軍破將

句雋

○○○

武王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

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衷情相應者

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

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

若肉眼皮相便顛倒玉石

精、而無情者有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空、而不信者有恍、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而反易人者有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衷情相應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

與莊子九徵
大畧相似

人焉廋哉、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之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武王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

君重其任使
將得一其權

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大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其將以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

將重其事上
下方一其志

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既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

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

武王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將有三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到此卻非法令所能及

將不知有身
乃知士卒

名曰禮將將身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塗泥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乃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

士為知己死
則不知有身

歿而樂傷也為其將知饑飽寒暑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文王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武王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為禁止

有犯必誅雖
小亦威此言殺貴
大忌是必行之意

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武王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

因之字是最上一乘
法門最毒一看毒着

詭道

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强必折太張
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
道周密為貴

漢得羣策羣策
屈羣力古來成敗
只爭此一着

黃石公曰夫主將之法務擊英雄之心賞錄
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
惡靡不傾

黃石公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
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

中山君曰吾以一
羊羹而失國以
一壺食而得二士

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

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

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

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

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

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

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

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黃石公曰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併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以怒已志治人

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怒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決河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

兵為天下雄

即老氏所謂為知其雄守其雌之謂

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

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
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
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
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
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
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
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

如此大將千古
不一二見者

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
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
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
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
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
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乘衆不可
使伐人

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

句亦粹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不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强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

則其勝可全

軍讖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

樂是君臣相得
憂是憂讒畏譏

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
死智者不為闇主謀

勇者好行其智貪者邀趣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彼之私情我
之妙用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

恐其惑眾也

尉繚子曰將師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

思奇專由故先言畏
罰奇獨行故又言慶
陰符經曰思生於害
生於思

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
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
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
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
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
心者不我舉也愛有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
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
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

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
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
擊敵若救溺人

求亨必得也
救溺人急速也

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
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
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
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
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

民信之矣奚
事商鞅徙木哉

衆不强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
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
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鬪
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
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
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
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

民信之矣奚事
商鞅徙木哉

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
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
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尉繚子曰夫將能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
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
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
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士成功

者。臣以為非難也。鷲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所憚也。

無制則將權。

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之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邱陵必

將權一則士卒之心一

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間，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即是勿以身而賤人取樸檄，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

下引吳起為例

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

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刻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

文似朝

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能任事的是勇
極壞事的也是勇
既謂之將便不當
專以勇論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

能慎方是勇

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歿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

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

坐漏船伏燒屋
速戰則生稍遲
必死

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

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

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周禮中春教振
旅司馬以旗致民
辨鼓鐸錡鏡之用

吳子曰：夫鞶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

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

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

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

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

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

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貸而賂；輕變無謀，

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

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

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

此與九變地形
等篇互相發明

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溼。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颯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

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眾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

樂字妙嚴明不
過禁其身樂則
得其心矣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如此激勸衆安
得不効死力

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餽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

三軍心深於
將者

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

以上皆言將與法

卓吾子曰。夫法者。將之所設。亦將之所守也。

說到此際是
宿將所難

故語將而法自寓矣。合而言之。是五事也。凡為將者。孰不熟聞之乎。苟或語之。以此五事。又孰不以為皆老將之常談乎。然其實不知也。其實不知。則雖日聞五事。何益歟。故曰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聞之而不知此將之所以難也。李衛公亦有五事之目。與此同。而意各別。余謂必如此。乃可謂真知五事者。故具錄如左。以備參考。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王鳳洲曰欲戰必先算其費故篇中屢言久役之害

袁了凡曰此篇先言足食後言進戰故以作戰名篇

前後勝字相呼應

孫子參同卷二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

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

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

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

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

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

卷二 作戰

無其害便
有其利

但言國用不足
勢必取足於民
到百姓財竭直
是無可奈何矣
此武子緊打
動人處不得不
算費意

苴音忌
秆音趕

應上勝字

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此言欲知其利必先知其害

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此言用兵之利在於足食

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此段極言遠輸之苦見因糧於敵之利

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

則急於止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

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

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苴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言進戰亦以因敵為勝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

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因敵之一端

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一句總結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叮嚀為將者使之慎重

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

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於困屈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

諸侯乘其弊而起如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

越襲滅之當時雖有伍員孫武不能為之謀矣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楊玄感李密起乘其弊縱有蘇威高颺豈能為之善謀於後乎

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雖拙有以速勝久雖巧恐生後患也

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萇曰登用兵持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成計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江都問計於魏思恭對曰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

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不從果敗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兵甲戰具取之國中物輕而易致也糧餉因於

敵粟重而難運也如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困於師旅者必

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今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衆百姓安得不貧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

丘役。百姓於遠來輸師旅者必貪利而費賣其物。百姓財竭則急於丘役供給之時作丘甲之類。丘甸幣供役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六十井井也。故殺敵者怒也。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其怒氣也。如田單守即墨令其誑燕使盡剽齊卒之降者又誑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取敵之利者貨也。後漢荆州刺史度尚候軍獵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激之曰卜陽潘鴻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婦但不懈力耳。所亡少少命將代蜀論之曰奮勇願戰遂破潘鴻趙太家

所欲惟土疆耳。由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若僅之說千金便屬寒酸氣

魏武帝曰作戰者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馳車輕車駕駟馬革車重車也。日費千金購賞猶在外也。鈍挫也。屈盡也。拙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言無也。役不再籍籍猶賦也。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糧不三載始用糧後遂因糧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

也。近師者貴賣。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
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丘十六家也。丘牛謂
丘邑之牛。大車長轂車也。菑豆稽。籽禾稊也。
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
石也。殺敵者怒。威怒以致敵也。取敵之利者
貨。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也。更其旌
旗。與吾同也。雜而乘之。不獨任也。益強益已
之強也。不貴久。久則不利也。兵猶火也。不戢

卓老開千
古之蒙矣

情酣詞暢
筆走龍蛇

將自焚也。李卓吾曰。始計之後。便言作戰
者。言欲行師。須知日費之廣。饋糧之難。必先
振作士氣。速圖取勝。不宜持久也。雖曰作戰。
其實皆是不欲戰之意耳。何也。蓋如此則鈍
兵不可也。如此則力屈不可也。如此則財殫
不可也。如此則國貧於遠輸。財竭於貴賣。不
可也。如此則中原內虛。私家之費。十去其七。
公家之費。十去其六。不可也。唯有因糧於敵。

弄拙反拙偏
是聰明人犯此

務食於敵乃可耳。然亦不可以久也。故至於不得已而戰。宜速。毋久。宜拙。毋巧。但能速勝。雖拙可也。非愛拙也。以言速勝為巧之至。而人不知也。故未見有巧而久者。則凡久於師者。是謂真拙矣。其慎重於戰。何如哉。故終之以貴勝。不貴久。而又叮嚀以告之曰。此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誠不可以不慎也。然則善戰者。服上刑。正孫武子之所不赦矣。或

較之魏武更
覺明白

曰。籍。民為兵也。近師者貴賣。近師之地。人多物少。售賣必貴也。上役即上賦。軍中財用既竭。則上旬之役。又不得不急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殺敵者怒。激我軍。令殺敵人。如田單之守。即墨是也。取敵之利者。貸以貸與人。乃可取敵。如趙充國守金城。誘羌豪自相斬捕。每獲一人。予錢四十萬。羌人自攜。先零坐困是也。

參攷

○○卓吾子曰。糧不三載。三載者。隨糧繼糧。迎糧也。三載而戰。國安得不貧於轉輸乎。是未能勝敵而先自敝也。又曰。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然則可聽其貴賣而不有以處之乎。處之者。市也。故備述運糧之難。與為市之法。如左。

黃石公曰。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與管子同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

奇妙入神

千言萬語不出

中言二字

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敵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

鼓而進。吳致於人分兵禦之，越於中軍奇兵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正兵為前鋒逆戰。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右言糧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

惡其殘也

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大國萬乘農戰。次國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

蒙衝 攻具也
渠答 鐵蒺藜

市者所以通有無均貴賤故謂之百貨之官

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蟲。必為吾所効用也。

右言市

。○○卓吾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此句狂忽
過一徑淘洗不
覺意味深長

主。何謂也。夫民以命為重。而司命者在將。國
家以安危為重。而主安危者亦在將。將其可
以易言乎。所謂民命者。非止三軍之命也。十
萬之軍興。則七十萬家之民。不得事農畝。而
七十萬家之命。皆其所司矣。又不但此。七十
萬民之家。已也。國貧於轉輸財。竭於貴賣賦。
急於丘役。私家公家。竝受其敝。其屈力殫貨。
又可知矣。不得已而後戰。奈之何。無良將也。

暢談

故述良將。述戰將。述車戰。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
固備。不可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
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
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
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
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
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

以此垂訓齊
俗那為不詐

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

難誘不及則陷難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及三

舍是以明其禮也。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

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

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

鍾離丹熟
鐵石皆金

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

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

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

得以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

左兵如總人不能禦勢不可遏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

絕乎疑慮堂決而去。

莊子云羊角而上者九萬里言風也

尉繚子曰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禁其邪心舍其
小過備其養生
之道塞其矯枉
之氣

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
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
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
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卒名為
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
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天
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駃耳之駛。彼駑馬鬻

有制之兵
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
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
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
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
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
必試其能戰也。

右良將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粟。力欲窵。

氣欲閉心欲一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

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若畏太甚則勿戮殺

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戰以力

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人有勝心惟敵之

視人有畏心視其畏我畏敵惟畏之視凡戰以輕行輕則危

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

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兵甲行慎行列戰

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

奏疾也鼓疾則人輕戰

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人死愛死

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

約人死正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

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凡鼓鼓旌

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

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凡戰擊其微靜

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必散亂避

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必謹守

即前茅後勁中
堅也此三軍之古
制

尉繚子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為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

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為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師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為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右戰將

周禮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
故太公專論地形

武王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填者車之勞

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

按兵法莫妙於車戰
自劉秩李楫有陳濤
斜之敗遂廢不傳惜
哉

亂人馬鼓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
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離。即陷之。
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
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
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
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
前驅旁馳。萬戰必勝。

○○武王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

車騎之妙用
備於此

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
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
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
陣。要强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
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敢戰。則
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
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
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

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

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遁道十車一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卒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

按周禮車有六
畫之數與此不
同

靖康中張行甲
獻造車之法更
覺精簡

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
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
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
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
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

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
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歟。
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
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
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
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
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

按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十人又二十五人
將重車在後凡百人
此周方叔征荆蠻之
制也此則用周制而
變通之

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
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
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
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
多。倣此。臣以本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
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
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
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
曰。臣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
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
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
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
車步稱之。混一為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
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
動九天。其知如神。

右車戰

袁了凡曰作戰則不欲戰謀攻則不欲攻是此老主意

通篇言百戰百勝不戰而屈人之兵所謂謀也

既曰其下攻城又曰為不得已四項者有看處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先閑散起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

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緊承全卒為上

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伐謀兵其次伐交列出四項其次伐兵意旨豁然其下攻城攻城

此轉是其下攻城句意之法為不得已修櫓意旨豁然繫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

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

以災利二字
作眼

王鳳洲曰孫子言非
戰非攻非久善矣至
其伐楚鞭平王尸暴
師露衆卒不能取
太史公曰能言之者
未必行諒哉

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
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
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
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
則圍之五則攻之備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
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
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
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
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
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
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
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
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
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
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
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

三惠皆言人君
馭將之失故下
文云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

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如文王伐崇因壘而破國次之

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裕取南燕曹翰取

江州誅殺太甚此不能全人之國者又如韓

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為破國及

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

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如光武收銅馬鐵脛尤

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赤眉之類皆

坑秦卒則唯事殺戮破人之軍者高峻峻遣

上兵伐謀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

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腹其取謀者留之

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

酣范昭請君之樽酌晏子徹樽更為酌范昭

佯醉起舞謂太師曰暝臣不習范昭歸報晉公

吾為舞之太師曰暝臣不習范昭歸報晉公

曰齊朱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

其禮太師待之秦伯曰晉將趙盾禦之深溝

有側室曰窮晉君之婚也有寵而弱好勇而

卷二

謀攻

三

敵謀伐我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對是戰

敵謀伐我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對是戰

傳曰女乘城
可敵十夫以此較
之更自不啻

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其已成之計。謀。其次伐交。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遣蕭淵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皆。是。或曰。交將合也。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教之。敗晉師。廚人濮之。破華氏。是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將。忿急。使士卒蟻附。攻之。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此。攻城之災也。如魏武帝。攻宋臧質於盱眙。使士卒分番。相代。墜而復。死。者。屍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死。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如田穰苴。明法令。撫士。

卒。燕將聞之。不戰而退。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不戰而遁。麴城遂降。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或攻。其必救。使棄城。而。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坐侯。其。薨。慕。蓉。恪。築。室。反。耕。克。段。龕。於。廣。固。是。也。後。漢。臧。宮。圍。妖。賊。於。原。武。東。海。王。謂。宮。曰。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之。也。果。從。之。而。拔。武。原。魏。攻。壺。關。唐。太。宗。降。薛。仁。果。皆。得。此。義。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枯。拉。朽。若。武。勝。殷。沛。公。摧。久。則。變。生。當。乘。勢。如。摧。卷二 謀攻 三

取秦之類

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言能者謂能忍

挑不出不似曹答汜水之戰

此就將智勇等

兵利鈍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

吳起以五晉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符

堅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十萬又非此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

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楚將龍且逐韓

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卻而敗是知退又不知

趙充國欲為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

賈充尚請班師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

可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於敗此軍命內

御縻繫其軍使不得自由也漢

唐多以中官監軍為患如此

識衆寡之用者勝有以少而勝衆有以多而

失其宜如秦伐楚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吳起破秦則以五百乘是也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士會察楚師之不可

短是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王猛臨終謂符堅

而正朔相承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未易圖

也符堅不聽舉兵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

可斷江流遂有淝水之敗是
不知彼之實但知己之強也

魏武帝曰謀攻者欲攻敵必先謀也全國為
上興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
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得之為次也全軍司
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自
校以上至百人為卒百人以下至五人為伍
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伐交將合也
伐兵形已成也攻城敵國已收外糧城守也

修櫓輶輜修治也櫓大楯也輶輜其下四輪

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

名飛樓雲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

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

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毀

人之國而非久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必以

全爭於天下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爭

於天下則不頓兵挫銳也十則圍之以十敵

以自家實事作
註解更親切

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
主弱容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
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
敵則能戰之。已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
伏以勝之也。少則能守之。高壁堅壘。勿與戰
也。輔周者。將周審謀不泄也。輔隙者。形見外
也。縻軍縻繫也。不知三軍之事。軍容不入國。

君令其禮也
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故曰
禮不可以治兵

圓捷

此老目無全
牛故迎刃而
解

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不知三軍之
權者。不得其人也。卓吾子曰。夫謀欲攻
人之國。便先謀全人之國。以至全軍。全旅。全
卒。全伍。無一點不要。全蓋唯以全人之國為
攻人之謀。又以伐人之謀為謀攻之上策。故
軍旅卒伍無一而不得全也。始謂以全爭於
天下矣。觀其不以百戰百勝為善。而以不戰
屈人之兵為善。之善則所謂善戰者。服上刑。尤

孫子之所不教矣。是非效儒生之迂腐也。乃所以為善戰。所以為善謀攻耳。後之用兵者。其慎毋忽。引勝謂吾以亂軍而引敵致勝也。或曰。識眾寡之用。即識上文十圍五攻倍分等之用也。

參考

卓吾子曰。謀攻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而況城守乎。故述攻城與守

者。

○○武王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驚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為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

中外不相通則
彼有絕糧之厄
我無夾擊之患

走其別軍者
何要當有勝
算在

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
迷惑。三軍敗亂。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
分軍為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
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之道。以利
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
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
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
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

老其師。待其飢
疲而降。不加暴
焉。無敵之兵也

數語更妙

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
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
者。勿殺。得而勿戰。

○太宗曰。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
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
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
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
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

大輔是盛德之
臣足以挽回天者

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

○尉繚子曰。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狹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

救。期戰而威。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此是彼急我奮
之勢故以突兵勝

○武王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敵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繫累。為敵所掠。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

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為三
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
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
為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
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為壘。金鼓旌旗皆列。而
張別隊為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
突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
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

此是利而誘
之計

上立旌旗擊鞀鼓。完為守備。敵人以我為守。
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
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
闕。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
走。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
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
盡在郭中。乃收害廩。毀瘠而入。保令客氣十

令有專責不
分力也

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者不出。一而當十。而當百。而當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于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尉繚子曰。兵有勝于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于市井。鬪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

妙人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之所施也。

右攻城守城

卓吾子曰。謀攻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故曰。識眾寡之用者勝。

此句原是收語

不知我多宜宜字當是寡字之訛

術多方悞之

武王曰。吾欲以少擊眾。為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眾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

不知我多宜可突戰

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為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或。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眾。其將可走。武侯問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

所謂一人守
險千夫莫當

之於易。邀之于隘。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隘。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于隘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

惑其心分其勢
突攻邀擊應接
不暇

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一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

為奈何。起對曰：為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一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右闕寡

卓吾子曰：將者國之輔，周則國必強，故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將其可以不周歟？然又必曰：將能而軍不御者，乃勝。夫惟不御，始謂善御。將之君非周武

將者必須
詢此

齊桓，其孰能當之也？否則必至於不受君命矣。夫君命有所不受，則其權在於將，孰若嚴不馭之權，而使其權一出於君乎？

○司馬法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

國容，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

軍容，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

逐而果，介冑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

表裏左右原不
是截然兩件

易曰長帥師
弟子與尸言
不專也

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黃石公曰。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
內御。則功難成。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
譎奇無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
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而能。是謂三略。
為衰世作。

右馭將

卓吾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將而知彼已。

也。謀攻可也。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平。忘戰必危。此亦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
者。曷嘗不講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
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
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
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
其心者。所謂知己。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

千古未有之
論。六千古不
磨之論。

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

右知彼己

軍形第四

袁了凡曰：兵形象水，孫子自註極明，此篇一句起一句結，中分四段，總發明勝於易勝四字。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

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

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

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

王鳳洲曰軍形捷
若轉圜必及敵形
未成而勝之斯易
所謂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也
是可以窺武子胸
中神奇變幻日無
強諸侯矣後秦
符融一為晉愚
潰不復振矣不知
形之患哉

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

震。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

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

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

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

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

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

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

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

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

上。地靜而利。藏天運而利。動守者潛藏其形。

備我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

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嵩曰。百戰百

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百

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

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
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
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
拔之城我可煩兵而取全勝又何救焉凡
圍八十日終不拔而去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與衆同非國師也如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
陘約曰破趙會食衆皆不信又背水而陳趙
望見以為不知兵竟破
趙而食此衆所不知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破軍殺將
不戰而屈善之善也慕容延釗假道征荆南
兵不血刃李愬降元濟不戮一人庶幾乎此

無智名無勇功折衝樽俎制勝無形天下不
寧旗之功若漢之子
房唐之裴度能之
先勝而後求戰管子曰攻代之道計必先定

人之政不能加也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
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
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
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毆衆白徒故能百
戰百勝是以薛公知黥布之
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

地生度因地形以
度生量酌量彼己
之強弱

量生數。數強弱機變也。先酌量彼我。

數生稱。稱量孰愈。如韓後為機數。

稱生勝。度以量地。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

隨地形而變。是也。兵法曰。得地者昌。失地者

亡。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代燕。過大

魏武帝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

也。不可勝在己。守固備也。可勝在敵。自修治。

以待敵之虛懈也。勝可知。見成形也。不可為。

拈出情字便是知軍形者

要知彼知已

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藏形也。可勝者攻。

敵攻已。乃可勝也。九天九地。喻其深。勝於易。

勝者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修道者。先修為不可勝之道。保法者。保法度。

不失敵之敗亂也。勝敗之政者。用兵之法。當

以此五事。秤量知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形

勢而度之也。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如其人

數也。數生稱。量已與敵孰愈也。稱生勝。稱

經文明白形
勢字未安

總揭妙

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千仞。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卓吾子曰。軍形者。兩軍勝敗之形也。不可勝在己。我軍之形既如此。可勝在敵。彼軍之形又如彼。故嘗為不可勝之道。而保吾必可勝之法。能為勝負之政者。以此。然所謂勝者。又非以其難勝而能勝之也。故戰勝而天下曰善。便以為極不善。若天下稱善。便是有智。

名勇功。非勝於易勝。而令人忘其為勝者矣。是非不欲其有名也。大凡有其名者。必然多費其力。多費其力者。必然多費其財。多費其財者。必然多損其兵。便非全軍保勝愛國。安民以全爭於天下之道矣。夫舉兵爭戰。本以為國為民而後為之者也。而至於費國損財傷民。又安忍乎。故寧無名無功。而令吾軍實受其福也。是以其勝也。謂之勝易勝。又謂

不然便為善
戰者服上刑

之勝已敗已敗者彼之軍形已自敗壞吾特
因而敗壞之耳非我能敗壞之也如舉秋毫
如見日月如聞雷霆其形如此其易如之何
而天下又孰能善之如以鎰稱銖如決積水
於千仞之上天下又孰肯以智名之以勇功
之乎蓋必如是而後為真愛民之主也真保
國之將也始稱善戰於孫武子而不可以稱
善戰於天下矣守則不足者不可勝者守也

經文原說千仞
之銘一改上字
便是勢矣

言我若守則敵必不足以勝我而藏於九地
之下矣九地之下何隙可窺何間可入其為
不足不已極乎攻則有餘者可勝者攻也是
為動於九天之上其為有餘又已極矣非有
餘則不攻也是勝於易勝也

參攷

卓吾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曰地生度
唐李衛公之言與予合

發問有想頭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

敵不能知全
是在我奇測

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

機策二字
千斤之力

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於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

衛公初學棋。因兵而忽悟。此則借棋以喻兵。大事解人。

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矣。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生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

宋太祖破突厥
陣法與此同

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
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
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
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
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
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
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
六花大率皆然也。

即日開壁而降。諸將問曰。斬其使而降其

孫子參同卷三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鬪眾如鬪寡

首四句起下奇正句

形名是也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

先論士勢

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

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

袁子凡曰靈實篇云兵法無常勢因敵變化故以此篇前半言動敵先靈常勢後言因敵也

王鳳洲曰奇正並言却重奇字觀後奇正之變可知

此是出奇無窮

過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弱強形也。故善動敵者。形

上言激水此言轉木石水本至柔激之漂石木石無情轉之在我所謂勢也

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

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治百萬之眾。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而益善也。奇正是也。兵體萬變。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我奇。使敵

視之為正如韓信出背水陳以兵循山而拔
趙熾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盛兵臨晉而以
木鑿從夏陽襲安邑則
臨晉正也夏陽奇也

以正合以奇勝
正兵合戰奇兵出其不意以
取勝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

軍於前以潛軍
襲其後是也

其勢險其節短
險迅也勢迅則難禦短近也
其勢險其節短節近則易勝如翹義破公孫

瓚發伏於數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
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
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

紛：紜：鬪亂而不可亂
渾：沌：形圓而
不可敗

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曰四為正四
為奇餘奇為握奇者零也陳數有

天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
陣而取準則焉其人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
承也又曰先定將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
旗號先定地界然後軍而遊之兵於旗下及
出奇正變為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
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此法善
將兵者進退紛紜似亂然士馬素習旗旌有
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雜乍合人以為敗然
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
若武侯之八陣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
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勇弱生於強恃勇強則亂怯
生於治也符堅伐晉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

弱生如秦皇都關中陳勝吳廣乘弊而起亂
生於治也符堅伐晉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

也。斷江流。及敗。風聲鶴唳。皆為晉兵。怯生於下。勇還為越所滅。破越伐齊。陵楚兵無敵於天。弱生於強也。

善動敵者形之。齊將田忌伐魏。孫臏曰。三晉怯。不如因勢而利導之。乃滅竈而趨大梁。龐涓喜曰。吾素知齊怯。入吾境三日。士亡者大半。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此強而形之以弱。動其來也。隋煬帝為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謂定興曰。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宜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天子應容。令數十里畫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為救兵雲集。觀塵而避。不然。彼眾我寡。不能久矣。師以強動。其去也。此弱而形之以強。動其去也。

擇人而任勢。先料兵勢。後擇人。以任之。如曹樂進守。合肥。誠曰。孫權至。張李將軍守。諸將皆疑。遼曰。出征在外。比救至。彼樂破我必矣。是以前教及其未合。而擊之。折其威。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權至。遼與典大破之。還修城守。眾心乃安。

魏武帝曰。兵勢者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為分什伍為數也。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也。

奇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五聲等喻奇正之無窮也。

詳明

毀形匿情於
義則深於文
氣則不順

驚鳥之疾。發起擊敵也。勢險疾也。節短近也。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或曰。勢險。其勢險峻。不可阻遏也。節短。其節短促。不可預備也。紛々紜々。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々沌々。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三句。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強弱。形々。勢所宜也。形之敵必從。見形勢也。與之

任勢作任權
從因利制權
句看出先得
我心

是變

敵必取。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精銳擊其空虛。孤特也。任勢專任權也。李卓吾曰。兵無一定之勢。故奇正之兵亦無一定之用。勢者因利而制權。故奇兵之勢亦因敵而變化也。無正不成奇。無奇不成正。謂奇正之相為用可也。無有奇而不正者。亦無有正而不奇者。謂奇正之合為一。又可也。奇正之變化。其勢又烏能定乎。故凡可以誘敵者皆奇也。

說透本字
勢字蓋以

是權勢也。是詭道也。凡所以待敵者皆正也。皆本也。所謂以本待之也。是故以利動之。以形示之。以亂與之。使敵人但見吾之為怯。而聞吾之為弱也。此奇也。然已使人敵皆見而聞之矣。則雖奇亦正。如李牧之居趙代。雖自家士卒亦以牧為怯。况東胡諸種乎。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求之於勢。故勢常在。我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亂實生於

是相生如環
治也。怯實生於勇也。弱實生於強也。此正也。然吾之實治。實勇。實強。夫誰則知之。唯其不可知。則雖正亦奇。正之用。又曷可窮也。故凡敵之人。未有誘之以利而不來者。未有多方以誤之。而不可致者。然亦未可以一定執也。設使利之。而敵不動。形之。而敵不從。與之而敵不取。則雖孫武子亦且奈之何哉。故敵人如泰山。吾雖勢如激水之疾。可如何。敵人

此便是既生
瑜又生亮不
可不莫利此

人如泰山。吾雖勢如激水之疾。可如何。敵人

不可動即不
動便是高人
一着

如狡兔之深藏於穴。吾雖勢如擊鳥之節。可
如何。敵人能先為不可勝。以藏於九地之下。
也。吾之勢。縱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也可如
何。故任勢者可動。即動。不可動。即不敢動。可
動。即如轉圓石。如擊鳥節。如漂石激水。遲慢
一毫不得矣。不敢動。即如山之安。如水之靜。
如方之止。夫如是。故其勢常在我。也是故著
兵勢。

參攷

以情字貼形以
機字貼勢極妥
形勢原不是二
項此論極明白

卓吾子曰。勢者機也。機動而神隨。故言軍形。
便言兵勢。夫兩軍勝敗之形。雖未戰而其形
已見矣。然非真聰明神智之主。則不能知。故
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知之
則謂知己。而知彼。雖百戰而不殆矣。夫惟其
能知彼己勝敗之形。於衆人之所不能知也。
是以因利制勝。以應形於無窮。雖鬼神亦莫

得而測之也。蓋形雖不可知而猶可見。若任勢則無形而不見。况可知耶。故曰形兵之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然則非變易無方之神人。又安能運變化無窮之神勢也。勢雖神妙。總不過奇正。奇正雖變。總不出虛實。

○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一者獨任也。

與陰符經同
一機局

○ 武王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臨敵決機盡
於此數語

○ 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候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

深秘

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也。上戰無與戰。故
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
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
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
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
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
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
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為常。物有死生。

素問云。膽者
將軍之官。決
斷出焉。可見
不決斷。不為
將軍矣。

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
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
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
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
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
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
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
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

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
衡敵。對無立國。

武王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
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
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
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
草蓊蘄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
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

此篇名盡
任勢之術

窮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
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
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
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
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
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
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繆遁者。
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囂者。所以行奇謀。

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

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孫曰：此吳曰機，是

一局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

谷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

晁錯言匈奴之長技三馬。晉其一中國之長技五弩居其一

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右任勢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不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當奇而奇却

原是正

是謂矣奇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是亦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二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耆生。初交鋒。義師少卻。朕親

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建成墜馬。右軍少卻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卻。幾敗大事。曷為奇也。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卻為奇。且右軍不卻。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

偶然成功便為話
何

此還是偶然

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卻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卻。皆為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卻。旗參差而不齊。鼓小大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

如十紛。紛。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

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也。若士卒未習吾

不活看創新
書六甚不通

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三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爾。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措。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

知人知書

奇正本法

獨解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迴出古人。非臣所及。

談入妙來衛公不能贊辭

○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伐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

千古定論

千古隻眼

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者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

妙

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今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

妙能入微

兼通而已。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那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蕃

得使臂使指之意

好計

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術也。蕃而示之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到此堪為前席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

妙人

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北。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

此等想頭。從臥薪嘗膽中來。

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正是詭道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木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

存之所以廢之。吾百思所不及。

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英雄欺人只是一誤字

右奇正

武王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即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

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武王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則可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一見則擊之。敵人新

當交。六。是任勢處。

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

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

此是見利勿失。遇時不疑。

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

擊勿疑。

尉繚子曰：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

奇正是我勢，虛實是敵情。必我先任勢，而後敵情可察。

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右虛實

卓吾子曰：夫虛實之端，奇正之術，此兵家之勢，不可先傳者也。且非但不可先傳，即雖欲傳之，而不可得矣。故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醒

徹骨

正者。節制之兵也。然既謂之節。謂之制矣。則雖正而奇。自在。唯知兵者。自悟之耳。故談兵。與談禪。一也。不悟。則終不可得而用也。故述節制。有制必先選士。故述選士。士選而後練。故述練士。練則教法粗備。故述教法。而陣法。而伍法。而騎法。而步法。而司馬法。皆備矣。况將令。軍器也。有不備乎。然則將之可以先傳者。只此矣。

有制之師

武侯問曰。兵以何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夫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世有將無能○
而兵有制者
乎兵無制而
將為有能乎
二語原不必
疑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

確論

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

教正不教奇
即與人規矩
不能使人之意

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制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

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旛麾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

演習分合此
法六佳

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僥倖一勝。敗則是其常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

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逐。不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

譬如棋逢對手

輕肆只是
見漆

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而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

高着

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

右節制

取長授職
正是通達
處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肱股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

所謂因能
授職

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理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

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瓜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

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除腹心一人
共七十二人

選鋒

武王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

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

選鋒

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邱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

使功使過使貪使愚先須並畜兼收

銳力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

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

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

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

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

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

鬪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讎者

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

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人
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
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
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
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
察也。

○ 吳子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
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

比太公較簡
而精

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以有膽勇氣
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
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
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
弃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
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
可以屠城矣。

右選練

妙

臂指之妙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

語簡而明
切妙：

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錮。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

即範徑所謂
車攻馬同

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
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
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
遠。必數上下。宜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
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
陳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
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

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
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陳圖。
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
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
以前是教法之無施不可。

武王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
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
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

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尉繚子曰。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敵與將猶權衡焉。

尉繚子曰。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

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與風后握奇
文大畧相同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

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

此陳世所謂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便透之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藩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

指畫如畫

法。因以制兵。故井。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間。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鬪亂而法不亂。渾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妙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間闕。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牧誓曰不愆

於六步七步乃心齊焉戒懼也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

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

千載之下相知

此內政寄軍令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全見齊語

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若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亦由司馬法一師為旅。一旅

按司馬法百人為卒五卒為旅

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耳。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

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步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共三萬。

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人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

東西兩廂即左右翼也

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伍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

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

是伍法。五十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武王曰。騎戰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初至。行陳未定。

此段論奇兵。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初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驅。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

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
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
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
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
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
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
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為隊百而為屯
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

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
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
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
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
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
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
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
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

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
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
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
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
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
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
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
敗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
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
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
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
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
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
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
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

三覆三處伏
兩廂左右翼

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此段論步兵

武王曰步兵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

以制勝

兩旁獵吾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為四五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而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

家。剛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

種。及陰陽技巧為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

詳見禮記

岐陽之蒐。康有豐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有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

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尉繚子伍制。令曰。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三相
保也。十人為什。三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
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
得什伍而相收。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
司連坐之。法意。
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
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
有誅。間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
揭。全間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

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
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
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
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
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尉繚子分塞。令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
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
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

此畫一便是
以治為勝安

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
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
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
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
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
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于地者誅之。故內無
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

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
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
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
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
不得將。坐離地。逐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
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
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
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尉繚子經卒令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七章者有誅前一伍行置章於首次二伍行置章於項次三伍行置章於胸次四伍行置章於腹次五伍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無非其卒見非而

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

尉繚子勒卒令曰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驚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

五段是將令

誼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有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

武王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兵器原在鋤鑿間。

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鑿之具。其矛戟也。蓑薛蓋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鏗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

以農喻兵
最詳切

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

○武王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

此篇制曲之詳
是軒轅所未備

大車

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間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槽。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

按戰陣高車
曰槽比大扶胥
差小

大黃弩名
一發三矢

螳螂虫之善
擊者故以取
義

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鳧夫名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為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車騎寇。

輕車

盼大首也

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步騎。寇

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

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步騎。

方首鐵楛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

二百枚。一名天。楛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

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鐵方首鐵

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

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

上三器皆用
之以敗寇

蒺藜多刺之物

小車制自黃帝者

長六寸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丈二。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瞑來前。促戰。曰。刃接。張地羅。鋪兩

織女亦蒺藜之類

隨時拒守之器

鐵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鐵矛。千二百具。張鐵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

波溝塹

渡大水

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
 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
 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
 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寸以上。環絡自副。
 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橫。
 紫宮一名天船。山林野居。結虎落紫宮。環利鐵鎖
 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
 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

紫宮一名天船

此下皆山林結壘之具

雨具

大斧伐木大鋤
平土銅築以築垣皆山林結壘之具

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纆。長二丈以上。
 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鑿。廣四
 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棧張之。伐木天
 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祭鑿。刃廣
 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長
 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
 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
 枚。方胸兩枚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艾

捍禦之具

樵採之具

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槽刃重
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
上三百枚椽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
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
巧手使器具不竭
此是器械

此舉兵之大數也

右教法

陳法

伍法

騎法

步法

司馬法

將令

器械

虛實第六

蘇老泉曰有形勢便有虛實

王鳳洲曰此文首尾喚應較他篇更句之秘密延孫子出其平生所學盡力摹畫之文

袁了凡曰兵之妙處全是變虛為實變實為虛通篇只得此意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

要着而字

蘇老泉曰文
數細碎條貫
自明

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文勢幾變只
一氣流下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

說話中間着數句贊辭是自家得意處

以越為敵對吳言也

從前至此皆發明致人而不致於人句

三詠嘆

避實擊虛一篇

正意作結

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或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正意至此繞露

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漢征隗囂，諸將為囂邑，未及至，囂遣其將行，巡取。漢將馮異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異曰：「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馳赴之，異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而出，大敗之。巡、東魏將齋神武擊西魏，周文引軍會戰，步將李弼曰：「彼眾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西為陳，戰破神武，據以待之，乃背水東西為陳，戰破神武。」

卷三 虛實

五十五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赤眉委輜重以餌
是誘突厥也。鄧禹楊素毀車以餌

將計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害其所急彼必
人寇趙邯鄲齊將田忌救之。孫臏曰夫解紛
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搦批吮擣虛形格勢
禁則自解之耳。今二國相持輕銳者竭於外。
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直
走大梁邯鄲。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直
飽能饑之。隋欲伐陳。問計於高穎。穎曰。江南
兵掩之。彼必徹農而禦我。候其聚。我暇豫徵南
退再三。若此。彼農事廢矣。又南方地卑。舍悉

茅竹倉庫廩積。悉依其間。因風縱火。糧儲必
盡。候其營立。再為之行。其計於是。陳人大困。
又如周亞夫。絕吳楚糧道。計於是。陳人大困。
堅壁不戰。待其饑疲是也。道。計於是。陳人大困。

出其不意。其所不意。如周文帝使將軍
西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
不虞我師之至。選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出其
不意。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曹公北征。烏
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彼聞之。得
以為備。不如輕兵兼道。以出。公乃密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如漢耿將令軍
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臨淄不為之
備。至期夜半。余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
卷三 虛實

說

意一日拔之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鳴
鼓攻其西南賊眾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
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乞降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如周亞夫平七
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
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亂遁走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
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懿阻遼水以拒守

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
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

所必救也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而求
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

兵出其後果來邀戰乃大破之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如
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十

騎軒出遇曹軍且戰且卻雲入營使大開營門
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陽

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
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

中臥旗息鼓大開四門埽地卻洒宣王疑有
伏引去

是也

知戰知地知戰之日蹇叔知晉人遇師必於

鳥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地也陳湯料
馬陵度龐涓日暮必至項羽謂曹荅曰後十

五日必定梁地覆與將軍會
此皆知戰之地知戰之日者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
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
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
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
以酈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其後
必出下計西魏遣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
孫儉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
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
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艱
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定出何策
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縣歷數紀屬中原多故
未遑外略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
始皆戀邑居忌遷惡移當保羅郭必用下策
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

姑記此二
事為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激作敵人觀其動靜也

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躁動也諸葛亮
遺中綢婦人之服以激司馬宣王宣王終不

出戰是
鎮靜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左傳曰左右角之

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親犯尋邑中軍知敵
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

斬梁成知
敵之不足

因敵變化而取勝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

妙人

劈頭勘破

賈詡止之。繡不能聽。為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果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諸將請曰。公始敗於朗。山而不孤。軍深而入。吳房則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懼。卒以取功。風盛雪而朗不止。孤軍深入。吳房則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懼。卒以取功。何也。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懼。卒以取功。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夫視遠者。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若務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慮大者不計細。若務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

魏武帝曰。虛實者。能虛實彼已也。先處戰地而待敵。則力有餘。利之謂誘之以利害之謂。

所必救何是君主

出其所不趨。攻其所必敵也。佚能勞之。以事煩之也。飽能饑之。絕其糧道也。安能動之。攻其所愛。出其必趨。使敵不得不救也。行於無人之地。出空擊虛。擊其不意也。不知所守。出不意也。不知所攻。情不泄也。攻其所必救。絕糧道。守歸路。而攻其君主也。乖其所之。乖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使人備已。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以備我也。知戰之日。以度量。

狀若勢一何可勝

甚確

知空虛會戰之日也。因形而措勝。因敵形而立勝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非以一形勝萬形也。不復者。不重複動而應之也。因敵變化而取勝者。勢盛必衰。形露必敗。則因敵變化。則取勝若神也。五行四句。兵無常勢。盈縮隨敵也。李卓吾曰。兵無常形。未戰則以實待虛。亦無常勢。將戰則避實擊虛而已。此為將者之所通知。

從經文勘出能
使字面得致人
之意

也。若夫敵佚而能使之勞。敵飽而能使之饑。敵安而能使之動。敵衆而能使之寡。敵不必備而能使之無所不備。敵不欲戰而能使之不得不戰。故敵雖衆。可使無鬪。敵雖強。可使不敢恃。敵雖近。而左右前後。可使不得相救。若我則雖遠而行千里。可使無人。不欲戰而能使敵必不敢戰。則不但以待其虛。衝其虛而已矣。蓋敵人雖實。我能虛之。而敵人之命。

皆懸於吾矣。故能為敵之司命也。夫敵人之命。我實司之。則何勝之不可為乎。故曰。勝可為也。勝可為。則制勝之權常在我矣。制勝之權。是豈敵人之所能知乎。非唯敵人不得知。吾之因形而措勝者。即以此眾耳。而眾人亦安能知吾之所以勝乎。故曰。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一勝不復再勝。以吾之所以應形而制勝者。其妙未

妙

妙

有窮極也。制勝之妙。虛之術。致人之巧。至於形聲俱無矣。又孰能致我乎。故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人不能致我。則所以虛之實之者。亦已極矣。故虛實之端。制勝之將。司敵之命也。因敵制勝。與因地制流等耳。又豈有他巧也。以其自然。故謂之神。人自不神。故形見勢露。而卒為我所致。為我所虛也。嗚呼。五行之相勝。四時之相推。短長之相軋。或生之相

妙解

禪。執一實以御百虛。孰能知其故乎。故曰。戰勝不復。者。復起之謂也。必有失而後有復。若顏子不遠之復是也。夫顏子之學。可以言不遠之復耳。若大軍一動。則生或存亡繫之。可以言失而後復也。故惟善應形於無窮者。不復有失。故亦不復有復也。

深
解復字覺太

參攷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

之理。形之而知或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

致人而不致於人
是真能奇正真
能虛實

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卓吾子曰：軍形篇言勝可知而不可為，以能為不可勝而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也。今虛實篇中又曰勝可為者，何哉？作戰篇言知兵之將，民之司命，今篇中又曰能為敵之司命，又何哉？蓋能為民之司命，是以能先為吾之不可勝，能為敵之司命，是以又能為敵之必可勝也。

好道策問

王鳳洲曰此言兩
壘相交矢石決勝
之際迂為直患
為利之難未以
用眾用兵足之
其法乃備

袁了凡曰兩軍
爭利而危在阿
謂難也先言爭
之難即是法矣
後言爭之法
結之以勿勿
攻勿追等語
終難之也

軍爭第七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

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

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軍

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

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

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

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

以上言軍爭之難

以下言軍爭之法

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

此至治變者也皆引軍政之言

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七引七釋申明法字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

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

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

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

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

正言法字以結上文

者也。無邀正之旗。勿擊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於陣和於戰然後可決勝也。軍門為和門者。言和於國。和於軍。和莫難於軍爭。制惟軍爭則難苟不知變迂曲為近直轉患害為便利則不與敵爭此軍爭之難能也。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如趙

軍爭之利

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行。復一日一夜。至闕與據北。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二患

軍爭之難在此。舉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如符堅以百萬眾與晉爭。是也。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是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彼佚若敵。知我情。邀而擊之。必被擒矣。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

魏武逐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是以有赤壁之敗。秦師襲鄭。三帥為晉所擒。是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

在後力不齊而為敵所乘唐太宗征宋金剛一

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

阻迫之則河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

者不可執一事異

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袁紹有十萬之眾

其輜重敗之於官渡漢赤眉百萬眾無食而

君臣面縛宜陽漢高無閔中光武無河內魏

武無兗州皆身北

軍遁不能復振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若吳代魯鄆人引導

之以克武城張蹇使大夏導知

水草軍無飢渴得地利者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

目也天寶末李光弼以四百騎趨河陽多列

逼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

夜遣兵由城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

而北走齊賢伏兵播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

三計皆妙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此戰久人倦而奪其氣者動恂因奔擊破之劉公以聲勢而奪其氣
陳動恂因奔擊破之劉公以聲勢而奪其氣
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
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兒鞞見之
突厥相見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此又以威名
而奪其氣者也

將軍可奪心已後燕慕容垂遣子寶伐魏時
父子間絕乃詭其行兄弟聞之憂懼而去戰
父已或何不遽還寶仲為書以遺之燕將自
國時燕將保聊城魯仲為書以遺之燕將自
殺漢末王允謀董卓而憚呂布用貂蟬計以

奪其心布
遂殺卓

擊其情歸德列陳數里太宗謂諸將曰水東建
城而陳有輕自我心當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逼
久卒饑必將自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陳
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列坐又爭飲水太
宗曰可擊矣遂勒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法
勝新氣也

高陵勿向背邱勿逆敵逐高而陳則人馬之
我逆不可仰而攻之敵倚丘山下求戰彼不順
可迎而與戰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

從高而來不可戰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
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韓信斬龍且
子儀虜慶緒
皆

銳卒勿攻
東至銳氣正
盛難伐吳陸
遜曰蜀兵

下亦難盡
唐太宗討劉
武周江夏王
道宗曰

火攻拔之
不可當易以
計屈深溝高
壘以挫其銳

賊鋒不可
莫能久持糧
盡力竭自當
離散可

鳥合之衆
不戰而擒
也後果然

餌兵勿食
李牧大縱畜
牧人衆滿野
匈奴小

率衆大入
牧設伏大破
之斬其十

萬騎匈奴
大震十餘歲
不犯邊

歸師勿遏
曹操謂荀彧
曰虜過吾歸
師與吾

以知勝是
圍師必闕
開其一角示
之生路使不
堅戰也

之連月不能
下曹仁曰圍
城必示之活
門所

以開其生路
也今公告之
必死將人自
為守

攻之則士卒
傷持之則頓
兵堅城之下
非計

也公從之衆
遂出降漢耿
弇討張步將
費

邑守鍾城祝
阿弇先擊祝
阿城拔開圍
一角

去壁亡其衆
奔鍾城鍾城
人聞祝阿已
潰大恐空

窮寇勿追
吳伐楚師敗
走闔閭復擊
之夫

免而致死
必敗我趙充
國討先零羌
先零棄

鞫重欲渡
湟水充國曰
窮寇也不可
迫緩之

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必虜。果赴水沈溺。數萬因大破之。

釋交和明白

魏武帝曰。合軍聚眾。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陣也。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也。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為難也。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以遠近其道里。先敵至也。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軍爭為

軍爭本以為利。舉眾爭之則危。所謂善不善也。

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不知諸侯之謀。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也。山林險阻。沮澤坑塹為險。一高一下為阻。水草漸洳為沮。眾水所歸而不流為澤。以分合為變。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其疾如風。擊空虛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如火疾也。如山守也。掠鄉分眾。因敵制勝也。廓地分利。廣地以分敵利也。懸權而動。量敵而動也。正。整齊也。

堂：尊大也。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李卓吾曰：軍爭，即九地篇所謂爭地，則無攻是也。兩軍爭地，故軍爭為難，何也？軍爭本以為利，非以為危也。而衆爭皆不免于為危耳。故舉軍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而蹶上將軍。雖所爭在三十里之遠，不能也。若棄軍以爭之，則無食必亡矣。故必先知迂直之計，而後可以爭地而取勝。

此與王圻注同

串迂直妙

也。然非知諸侯之謀，知山林險阻等之地形，知用鄉導而識地利，又何以為迂直之計乎？故戒以一耳目而治氣，治心，又且治力，治變。種：不可向，不可逆，不可攻者，厥數以至於八。夫然後所以知迂直者，計有餘矣。不然，豈不危哉？或曰：蹶上將軍者，上軍先至，故蹶上

叫危字

將也。輜重者，隨行衣甲器械也。委積者，貯積器物也。無此三者，安得不亡。委軍爭利之害。

又可見矣。

參攷

卓吾子曰。兵以分合為變。故有治變之法。又曰。三軍可奪氣。故又有治氣治力之法。今具如左。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

吳乃孫之高足
飛鷹行也

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賊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不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古論

臣以分合為變不能分合不知變矣何以取勝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眾。而敗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

右分合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

論氣入理

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眾。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主。無他道也。能使人不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

玄解

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右奪氣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

抄人

戍邊抄科可
法可借

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

右治力

王鳳洲曰其正

得其用有九可以知
武子之兵專用奇

勝

袁了凡曰兵體

善多何止於九

者對一而言不必

實指九事

按王哲煥預二注

皆不認然九件

九變不過因地因

人得地之利得

人之用二句盡之

九變第八

蘇老泉曰九者數之極變者兵之用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軍合軍聚眾圯

地無舍衢地一地也有此幾樣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或地則

戰途有所不由地之外又有那樣交之大畧可見矣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

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正是受命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

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

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五地之利雖知五利不

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

此是得地之利
得人之用者

此是不得地利
不得人之用者

能察則能多矣

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途有所不由。周亞夫征吳楚欲經滎澗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

一得一失

引事詳明

士久矣。不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滎澗險阻。下也。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陽。馬援討武陵蠻。有兩道可入。壺頭則吳伏兵。而水險從充道。則夷而運遠。援竟進壺頭。賊眾乘高守隘。水疾而船不運。上會暑溼。士多疫死。援亦疾亡。

軍有所不擊。如陸遜不擊吳班。是知其有巧。果是避其銳而不擊者。也。周亞夫不擊吳楚。是

待其疲而勿擊者。也。李牧不擊匈奴。是誘其。來而不擊者。也。宋慕容延釗假道征荆南。是

招其生降而不擊者。也。春秋時。晉楚相持。士

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擊也。此

計好

城有所不攻。春秋時，士匄請伐逼陽，荀爽曰：「則挫我兵勢，是也。」宋順帝時，沈攸之為順守，異勢非攸之反，軍至服。若郢城，功曹臧寅以威令順，流長驅，計日所拔。既傾，不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從，盡力以伐齊，宇文張進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少山平，攻之恐難得，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張易拔，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計以滅齊，吳伐齊，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地，有所不爭。」吳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鎮之侃曰：「郢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

遠見堪垂也

夷。夷中利深，且守之亦利。夷不。可。致。禍。之。由。且。守。之。亦。利。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果。大。所。資。益。於。江。南。若。羯。虜。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所。資。益。於。江。南。若。羯。虜。

君命有所不受。如獲。斬。莊。賈。魏。絳。戮。揚。干。細柳。上。將軍。先。驅。不。得。入。都。尉。曰。周。亞。夫。屯。軍。中。但。有。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曰。周。亞。夫。屯。軍。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信。人。伸。不。可。言。我。欲。取。利。於。後。我。所。務。之。利。乃。可。信。行。事。也。參。雜。而。計。量。之。然。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也。參。雜。而。計。量。之。然。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武。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先。我。能。勝。敵。之。利。參。

妙人

卷三 九變

雜計量之如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
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戰敗以為成耳
夜潛進逼敵遂克捷晉符奔卿為人所
圍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
馬渴死甚眾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
身殉國乃率勁騎出擊會大風揚塵乘勢決
戰戎人大潰此
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多方害之使臣相疑韋孝
寬間斛律光陳平之間范增是也或勞之使士
民失業高頴平陳之計蘇秦說齊高宮室大苑
或欲以淫樂變其政令蘇秦說齊高宮室大苑
其手足以離其腹為燕飛破楊以女樂遺魯越
等是也或盡之以美色犁鋤以先招降黃佐

以西施禍
吳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以事業勞役敵人若晉楚
事之遂無宜日韓畏秦強說使鑿渠以分其
力秦欲入蜀誘使通劍閣道以取金牛之
也類是

鑿渠一時之勞
渠成萬世之利
秦反益富

趨諸侯者以利動之以利趨如曹公
濟超急至公放牛馬以餌眾自潼關北渡未
得渡後魏伐北狄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
信也列河等竝疑附相率南遷謹曰彼六汗
拔陵兵眾聞也列河來擊破也必來邀擊今以
列河謹發伏兵大敗來擊破陵也
列河謹發伏兵大敗來擊破陵也

虞殯送喪詞

必死可殺。漢賈復與五校戰，傷甚，光武曰：賈復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魯會吳子伐齊，將國書問丘明，公孫夏相誠曰：吾子必死。歌虞殯，以行東郭，書曰：吾子必死。友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巳，不聞金也。戰於艾陵，齊師大敗。五將皆俘焉。必生可虜。晉將劉裕追桓玄戰於崢嶸洲，玄側，故其眾莫有鬪心。遂大敗，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于河，欲敗而先濟，是以致。秦將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忿速可侮。忿，剛怒也。速，褊急也。姚襄攻黃落。

王哲曰：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以何為九。

固守不戰。鄧羌謂黃眉曰：襄性剛狠，若長驅所，斬直壓其壘，必奮而出戰。襄果怒出，為眉人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我亡也。殺申舟，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發兵圍宋，卒歲無功。

魏武帝曰：九變者，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也。圯地無舍，水毀曰圯，無所依也。衢地合交，四通之地，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有所

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也。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雖小而國糧饒。不可攻。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雖知五利。謂下五事。雜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也。必死可殺。勇無慮也。忿速可侮。忿急之人。可怒侮而致之。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以汙辱致之。受民可煩。出

入徐。亦是不得已。

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李卓吾曰。九變之中。又自有奇正也。圯地無舍。水毀之地。無所依止。不待言矣。惟有衢地則宜合交。絕地則無久止。圍地則發奇謀。死地則殊死戰。此四者。勢之不得不變也。賢將之所易知也。若夫所共由之途。而有時變之不由。所可擊之軍。而有時變之不擊。所可攻之城。與所必爭之地。而有時咸變而

以上論九變中之正

以上論交中之奇

亞夫之死當不在讒人之口而在於屯軍細柳時

不肯攻不肯爭則奇之奇賢將之所未易知也。然此猶其易焉者也。至於君命有所不受則變之大矣。此非置身於死生之外而直以國事為重。三軍為急者孰能當之哉。故非但可以語賢將。語智將而已也。如周亞夫之受詔救梁。卒以不受詔而平七國之難。亦卒以不救梁而灰于讒毀之口者。可以觀矣。合而言之。九變之利為將者皆所宜盡心也。若不

五利五危間不容髮

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地形亦不能得地之利也。雖知下文五利亦不能得人之用也。何謂五利。蓋利害常相雜。惟智者能知之耳。利中有害。在害思利。則為五利。害中有利。在利而不思害。則為五危。可不雜思之乎。

參攷

九變曰圍地則謀

○武王曰。敵人圍我。斷我前路。絕我糧道。為之

四武衝陣以武士
結為四陣併力衝
之也

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為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路。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路，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

物在以靜待亂
以治待詳

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鬪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衝，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導，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魯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

安密為主之法

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圻侯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林士。隨我

妙

以示必死

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

忙中自閒

孫子參同卷四



行軍第九

蘇老泉曰篇中皆論處軍相敵之事處軍即行軍也相敵相敵之虛實動靜也

王鳳洲曰前論地形後察敵情

袁了凡曰處分我軍相機而動行在其中矣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

王鳳洲曰觀兵之利地之助則漢李將軍之行無部曲行陳孰善水草頓舍其不覆亡幸耶

袁了凡曰以上

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泊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蘄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

敵情不可測必有形見乎外察其形則知其隱微之情此三十二者是也

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車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餓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

袁了凡曰此段是相敵

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鉞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之徐與人言者失眾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

袁了凡曰以眾終焉

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絕山依谷。經過山險。必依附谿谷而居。一則谷之口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羌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眾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故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若敵先據隆高之處。不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

妙策

之可登而迎
絕水必遠水軍一行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
退無礙如魏將郭淮不在敵中劉昭烈為陣以渡漢
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足敵以挫敵非算也拒
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不
也昭烈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不
遂不渡而擊之利吳伐楚：師敗及清發將
令半渡而擊之利吳伐楚：師敗及清發將
况人乎彼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
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
不擊也再敗之實建德寇范陽辭萬均阻水背
敵若出鬪百戰百敗令羸兵弱馬阻水背

對手

城為陣以誘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
渡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果破建德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而我欲與敵戰無近水
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渡
若晉將陽楚父與楚軍夾泝水而軍處不能
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軍處不能
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相視此術也
決水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兼慮敵投毒于
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我得上
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中必欲處其上流也
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
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自內

卷四 行軍

四

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絕斥澤為亟去勿留。地氣溼潤水草薄惡不
方謂斥西。可以居斥鹵鹹地也東
方謂鹵。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諸葛孔明伐魏屯兵渭
士眾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道也。

治胡散反水泥也
他本作為陷者誤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涖天隙。溪谷深峻不
澗外高中下眾水所歸為天井山險環繞所
入者隘為天牢林木所歸為天隙。葭蘆隱蔽為天羅
陂池泥溢漸車凝騎為天涖。道路狹迫地多坑坎為天隙。
其所居易者利也。其軍居平易之地是劉昭以利

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
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擊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

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

女子乘城。約降燕人。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

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降之日。願無

虜妻妾。燕人益懈。單乃潛收火牛。出戰。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示人以勇進。是脅我而

定。越襲吳。吳王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

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必會而先之。乃以帶

甲三萬去。晉軍一里而軍聲動。天地謂晉君

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

是忘人

夷狄無信

拒秦行相見夜戒駢曰使者日軍動而言肆其懼也
 明也秦請相見夜戒駢曰使者日軍動而言肆其懼也
 我夜也秦請相見夜戒駢曰使者日軍動而言肆其懼也
 果夜適秦請相見夜戒駢曰使者日軍動而言肆其懼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漢王欲伐秦秦將賈誼其
 欲和漢王因其急而擊之。遣使奉牛酒請降。潛
 劉暢以三萬人擊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
 其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
 敗之。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
 于浚。乃請修朝覲之禮。浚不疑。而許之。及入
 因誅浚。而滅之。貞元三年。浚吐蕃首領尚結贊
 詐與侍中馬燧。款懇。因奏請盟會。河中節度
 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所以謀伐為計
 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果衷甲劫盟。馬
 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吐蕃果衷甲劫盟。馬

最難

卷四 行軍

鳥集者虛也。楚伐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幕
 城上。有鳥。齊師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視三
 班師。乃以柏葉為幕。燒糞。穰去。高齊視之。將
 日始。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故敵大
 作營壘。而鳥集其上。是空營也。敵大
 軍擾者將不重也。將能持重。軍不擾亂。如周
 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自定。張遼屯軍長社。夜
 軍中。忽亂。遼曰。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心
 耳。乃中陣而立。戒左右
 勿得妄動。須臾即定。右
 懸鉞不返。其舍者窮寇也。外。鉞炊器也。懸鉞於
 於外。不復返。舍者窮寇也。外。鉞炊器也。懸鉞於
 如楚師破釜。孟明焚舟之類也。外。鉞炊器也。懸鉞於

如此者多

惟無武進。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之。荀
將還先穀。曰：不可。謂力有敵。而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霸師。武臣力也。今
我失霸。不如此。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
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
為也。獨以偏師。濟。遂。敗。李。陵。善。騎。射。帝。使。與
二師。擊。匈奴。願。以。五。千。人。自。當。一。隊。戰。敗。
降。匈奴。皆。失。
之。武。進。也。
無慮而易敵。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剪此。而
是易敵。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而
武進者也。而。韓。信。曰：我。夫。所。謂。得
卒。未。親。附。而。伐。之。則。不。服。

妙算

霸而王

得眾之難如此

卷四

戰。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自
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晉。文。公。始。入。國。也。其
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犯。其
生。也。於。是。出。定。襄。玉。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未
入。務。利。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信。未。宣。其。用。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
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
求。豐。焉。此。言。民。無。貪。詐。也。生。其。明。徵。其。辭。曰。可
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長。其。禮。其。於。是。大。蒐。以
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知。禮。其。法。要。在。此。五
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法。要。在。必。行。
然。後。可。以。與。眾。相。得。也。諸。葛。亮。與。魏。軍。戰。必。行
寡。對。眾。卒。有。當。代。者。一。戰。而。破。魏。之。兵。曰。軍。戰
信。不。可。先。人。願。留。一。戰。而。破。魏。之。兵。曰。軍。戰

七

較他篇更妥當

魏武帝曰。行軍擇便利而行也。絕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也。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併攻。可敗也。無附於水。附近也。視生處高。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後依高而處也。無迎水流。恐溉我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也。前死後生。戰便也。養生處實。恃實滿。向水草。放牧也。待其定。恐半渡而水遽漲。

的確

也。凡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洫。澗道狹迫。深數丈者。為天隙。險者。一高一下之地也。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蒹葭者。衆草所聚也。林木者。衆木所居也。蘄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衆樹動。斬伐樹木。除道也。衆草多障。結草為障。

欲使我疑也。伏下有伏兵也。覆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辭卑而益備者。其使來辭卑。使間視之。敵人皆備也。辭強而進驅者。設詐也。陳陳兵欲戰也。勞士卒勤勞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諄諄語兒。諭諭失志貌。先暴而後畏其衆。先輕敵。後聞其衆。心惡之也。必謹察備其伏也。兵非貴益多。權力均也。惟無武進。未見便也。足以併力。廝養足也。李卓吾曰。行軍

語簡而盡

之道。察地形。識敵情。服士卒而已。或曰。所居易者。不依險阻。而居平易之地。欲以利誘我也。

參攷

尉繚子曰。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肯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

牧野之師。只三千人。惟一心。

有名無實承平
情竄之弊大都坐
此唐之天寶宋
之靖康皆束手
潰亡

使三軍之衆為一。或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玉霸之兵也。尉繚子曰：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鬥，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

以殺為威最下

策於非孫子本

意

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者，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勝敗全在於將
豈在刑法哉
人心即天意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
感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
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
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
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
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
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
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

確論

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
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

妙

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
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於事矣
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
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司馬法曰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

右刑罰

卓吾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然則行罰者武也。必先使吾士卒親附者文也。此非行軍篇中要語乎？若尉繚子所云是或一道耳。後世唯楊素專用尉繚子取勝，恐非萬世通行之道。王者之師。

楊素處五代時只逞一時之權初不冀設身之法

必須參之司馬法。李衛公并吳起告魏武侯之語，乃是孫武子正法也。吳語集在始計篇後。學者尤宜參考之，無忽。

尉繚子曰：兵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

右文武

王鳳洲曰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前河論山水斥澤平陸未盡故又以通掛支隘險遠為將之至任不可不察

袁了凡曰地有六形兵有六敗先兩起文字意串未段發以之絕不出地形者兵之即句意

地形第十 蘇子泉曰此篇與九變篇互相發

孫武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得地之利尤必
湯人之用故述
兵形

非天地之災見
地形必隨人為
利害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
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而不利。凡
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
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天勢均。以一擊
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
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

總括一篇

知字在上察字

道字在上地之道
也。故之道也。句

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
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
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
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
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
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
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
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實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

此專為兵有六
敗言之在上將
之過也

居地形者兵
之助句又從結
全篇

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
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
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
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
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
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
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
知地勝乃可全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四通利戰之
也亦慮敵不赴戰必使餉道無阻不為敵所
致也裴行儉討突厥晚下營塹壘方周忽
令移就崇岡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
深丈餘可見高陽不為便戰亦免水患
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險阻錯互與敵犬牙相制動有掛
敵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其有備出而復克
敵守險截我歸路我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
說不得返非所利也如韓信張耳擊趙李左車
成列願假臣兵三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此
退不得歸旬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此
卷四地形

有則無說也。安君不用其計。韓信一戰破。艾以自襄轉推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蜀竟無備。遂破成都。若其有。倘艾。豈。復有歸。

支形者敵雖利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

半出而擊之利者失險固以相支持則先出

出逐我當佯北引去誘其來追俟其半出陳

列未定擊之可也。唐輔公佑偽將馮惠亮陳

當世領水軍屯于博望山。河間王孝恭率步

騎軍于青州。孝恭堅壁不出。奇兵斷其糧

道。縱贏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

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遇祖尚軍

險形者我先居之。敵已據則難與爭矣。唐太宗

宗先據武牢。以待之。唐太宗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又營壘相去既遠。勢力

彼佚不可也。如後周逼齊。將段韶禦之。時

大雪之後。周人欲逆擊之。韶曰。步兵氣力。下。去

城三里。諸將欲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自

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自

彼勞我佚。破之。前鋒盡殲。既長慶初。命田布帥人

卒。強吏弱曰弛。弛壞也。長慶初。命田布帥人

支形甚確

此 姬光之智大都類

能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
大吏怒而不服。令曰：鷄鳴而駕，惟予馬首。是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
亂。楚遠越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曰
命。楚賤而不能整，無大威。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兵無選鋒，曰：北。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若齊
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魏之武卒，秦之銳士
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也。晉武時，羌陷涼州。

司馬督馬隆募勇士三千，腰引弩三十，六鈞
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以鈞
萬眾過隆，依八陣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入，
皆應弦而倒。謝玄北鎮廣陵，劉牢之以驍勇
應募，百戰百勝。號為北府。陵劉牢之以驍勇
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視卒如愛子，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
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不旅踵而死於敵。今
復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漢光武破銅馬
賊，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親勞慰之。眾
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乎。

一真 一詭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

註妙堪誦

卷四 地形

十七

張預曰行師越境
審地形而立勝故次
行軍

於思。思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思。則
驕。而。不。可。思。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思。則
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
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言
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句。踐
所。以。投。醪。醉。三。軍。楚。子。所。以。温。言。同。挾。纒。吳
起。也。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言。同。挾。纒。吳
佚。也。以。此。觀。之。知。善。用。思。威。矣。

魏武帝曰：地形者，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也。
以戰則利，宜致人無致於人也。隘形者，兩山
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戰，我先居之，必前
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若敵先居此地，齊

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
利可矣。險形者，地險隘，尤不可致於人也。挑
戰迎敵也。走者不料力也。弛者吏不能統卒。
故弛壞也。陷者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
吏小將也。崩者大將怒小將，小將心不厭服。
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也。譬如驕子。
恩不可專，施罰不可獨任也。李卓吾曰：前
言為將不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地形，必不能

得地之利。故遂言行軍必先察地形。而稱引四軍之利。乃黃帝之所以勝四帝者。然特泛言處山處水處斥澤與處平陸之軍耳。未詳及通掛支隘險遠六地之形也。故分別而詳著之。以謂將之至任。不可以不察焉。唯是走弛陷崩亂北六者。乃將之過。非地之災。不可以歸咎于地形之不察也。故復言地形為兵之助。唯料敵致勝之上將。自能計遠近險阨。

妙

融會妙

而用戰必勝。而終之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焉。知吾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知彼知己也。知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又知吾地形之可以戰。知天知地也。將而知天知地也。則其勝全矣。故下篇遂言九地。夫地形無不知。然後運兵計謀為不可測。無所往而不得地之利也。宜矣。

參考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矢。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觀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

得支形之義

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王鳳洲曰欲戰之地有九善用兵者能隨機變化

袁了凡曰九地原無定形雖散地輕地亦可作死地此篇大旨總在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必地然後生二句疊言三不得已皆為此

又曰前篇以地形二字起形生於地者也此用兵之法四字起地生於兵者也

九地第十

起句貫下

蘇老泉曰上言地形之常此言時之變言尤懇切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

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

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

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

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

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

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

卷四 九地

用兵之法有此九地即有九法

善用兵者惟占人

待敵

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敵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

為客

投之死地

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

然後生

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劒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然後生

歸重將軍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于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

再言為客以
申上意

衢重輕圍死

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

卷四 九地

五者皆為客
之道故九地中
攝言之

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

前已陳此三事
而後云者為不
知九地者言

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

全篇主意至
此明言出

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祥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

處女脫兔可謂
奇正相生如循環
之無端太史公稱
田單用兵如是

故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
使。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丞入
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
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戰於境內。如勛人
軍于郊。恃近其城。莫有
關志。為楚所敗。是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在險固之處。務
劉之荊州。楚漢
之閔中是也。

諸侯之地三屬。如鄭累于齊。楚晉是也。他國
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秦民惟恐其
不為王也。及楚拔成皋。酈生說漢王曰。陛下
進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以
侯形制之勢。則天下之所歸矣。漢王曰。善。
此二者。漢得天下之大勢也。
散地則無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無戰。則必
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來急攻。則
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鬥。吾兵安土。
以陳則不堅。以戰則不力。當集人聚穀。保城
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
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隱若
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若

襲其懈息不意

輕地則無止

如之何武曰

其名無由其通

不懼公吾良卒

疑若其不至

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法讓之者得

趨其所愛敵

棄我取此爭

術則選吾銳

侮出其不意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

吳付志談

越行實事

卷四

阻敵起此全勝之道也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兵交地則無絕之吳王曰交地我不可不絕敵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不絕敵來則分卒匿之守而勿急示其不能往彼而往以衆至設伏隱廬之守而勿急示其不能往彼而往以衆出其不意

曰善哉未嘗敢以加矣遂伐吳滅之

二六

地地則行不少固之勢無所依則別據險要
吳王曰吳多步卒漢皆車騎吳楚反或說
兵利險阻願大王安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
據洛陽武庫食穀倉粟阻山河徐行以令諸
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以令諸
城邑漢車騎不入梁楚之郊
則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
圍地則謀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隘以絕我
我則能奈何武曰我入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觀
往則萬人同心三軍齊力乃并炊數日無見
烟火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備必輕則告厲
士卒奮怒陳伏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則人若
當疾擊務突我則深謀示我利以旗
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利以旗

我怪其文已
是唐人習氣

紛紜若亂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分
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分
謀之也
法也

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
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所稽留動則首尾受
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屈
一人守險萬夫莫守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
此之利我已失守若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
戰則亡須上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
死示前此則因敗為
功轉禍為福之計也
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奪不復能盡力於我故

漢人口角開口
便是

足食之策堪入
條議

聽我所為。如姜維救魏將。先奪牛頭山。遂不戰而歸。是也。將。深入則專。慮故心志專一。士以軍為家。絕無顧。去國遠鬥。其鋒不可當。司馬宣王謂韓信。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難敵。是也。謂。三軍足食。可成。漢王曰。知天之者。王業。教倉積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守。教倉。此天所。以資漢也。漢王遂守之。轉漕關中。未嘗之。絕。又。如張詠。有餘積。而屯兵三萬。無半月之食。察。知民間廩。有餘積。而屯兵三萬。無半月之食。察。鹽。食。遂不之。郭子儀還河。中。親耕。百畝。以米。易。士卒。競勸。于是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以禦之。翦。併氣。積力。堅壁不戰。日休士。而撫循之。久之。翦。

王所註羅欲死
焉不可得士人必
盡力求生亦通

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起。距。翦。曰。可矣。一舉。而滅楚。蓋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必養積。全。力。取。勝。也。

死焉不得。賊仗劍擊于市。萬人無不避之。曰。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也。

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伴也。昔諸葛于平。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沙壘石縱橫。皆心也。晉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即九軍陣法也。四桓。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巾。首尾俱救也。四。交地。吾將謹其守。其上言交地。無絕此。又言。之。不虞。我。可以乘其間。彼不。得。伺。我。之。備。待。彼。謹。李牧守鴈門。謹烽火。多間諜。誘匈奴。入而擊。

抄

卷四

李牧守鴈門。謹烽火。多間諜。誘匈奴。入而擊。之。不虞。我。可以乘其間。彼不。得。伺。我。之。備。待。彼。謹。交地。吾將謹其守。其上言交地。無絕此。又言。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巾。首尾俱救也。四。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即九軍陣法也。四。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沙壘石縱橫。皆心也。晉桓。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伴也。昔諸葛于平。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也。

二十八

之是也

圍地吾將塞其闕凡圍師必闕所以開其生

圍必塞其闕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如齊神武

為爾朱兆所圍闕其一角神武連繫牛驪自

塞之士卒無出路四兵

面奮擊大破朱兆兵

不得已則鬥過則從死地求生不得不鬥不

計也漢班超至鄯善謂其屬曰今在絕域欲

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數日耳而王禮貌

即廢有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

矣吏卒皆曰危亡之地死生皆從司馬超乃

呼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皆鳴鼓大虜

呼餘人悉持弓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

大驚亂盡
殄滅之

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

得合如秦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

離其交削其權則已之威益信

故下文云其城可拔國可隳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法外之賞也李愬襲元濟初出眾請所向曰

東六十里至張柴村諸將請所止曰蔡州是

政外之令也先其所愛微與之期使其趨之我乃後發而

出奇

卷四九地

二十九

先至也。故曰：爭地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兵雖用變用奇始終必守繩墨。吳王使孫子教

婦人戰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魏武帝曰：九地欲戰之地有九也。散地士卒

戀土道近易散也。輕地士卒皆輕返也。爭地

可以少勝衆。弱擊強也。交地道里相交錯也。

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衢地先至

得其國助也。重地難返之地也。圯地少固也。

此釋甚詳明

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

礙也。爭地無攻不當攻當先至為利也。交地

無絕相交屬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

掠蓋積糧食也。圯地則行無稽留也。圍地則

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卒離而不

集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勒兵而戰也。先奪

其所愛者奪其所恃之利也。若先據利地則

我所欲必得矣。謹養勿勞并氣積力者養士

專執持難不如權
變巧利

氣并兵力為不可測度之計也。或馬不得士，或馬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并也。不懼者，士陷在死地，則意專不懼也。則拘專也。則鬪人窮則死鬪也。不求而得，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也。非惡貨惡壽者，棄財致死，非不得已也。涕沾襟交頤者，皆持必死之計也。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也。靜以幽。

靜者動之俸故
漁溪主靜

正以治，謂清靜幽深平正也。能愚士卒，愚誤也。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也。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人情之理，見利而進，遭難而退也。使之屬，使相交屬也。趨其後，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也。繼其食，掠彼也。進其途，疾過也。塞其闕，一其心也。示之以不活，勵士也。圍則禦，相持禦也。不得已則鬥，勢有不得已者也。過則從，備之甚過，則從計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

兵體勢安即
賞罰亦然

或曰上四五事也不爭天下之交者不結成
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
故威得伸而自私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言法令不可豫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
膺功作賞也犯者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
使一人然也能為勝敗必殊死戰也詳敵詳
審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而擊
之并敵一向者先示之以開空虛弱之處敵

甚合巧字

則并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是謂成
事之巧矣是故謀定則閉關梁絕其符信勿
使通使誅治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有間隙
當急入之也先其所愛據便利也微與之期
後人發先人至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
繩墨總無常也處女示弱也脫兔往疾也
卓吾子曰地形雖多九地足以盡之矣故先
言九地之害與處九地之常法然古之善用

甚融甚捷

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是故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其為霸王。無敵之兵。如此。又何有餘九地之變乎。况吾之兵。又惟恐不投之于死地者。蓋為容之道。深入則專。甚陷則不懼。不得已則鬪。投之無所往。則死。且不北。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

而信。如常山之蛇。率然而首尾俱至。如吳越人之同舟。遇風。雖彼此相惡。率然而相救也。如左右手。則雖方馬埋輪。專難如此。且不足恃。故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惟衆陷于害。然後能為勝敗。非虛言也。但人情見利則進。遭難則退。故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耳。若先使之知之。又誰肯甘心而自投於死地乎。夫民至愚也。

妙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是故施無法之賞懸無
政之令用之以事不告以言用之以利不告
以害然則聚三軍之衆而投之于險者信將
軍之事矣故復言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
將使之屬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
以不活則可知也率然者率然而自至也如
手足之捍頭目不謀而親不約而會率然而
然莫知其所所以然而然也此九地之利不可
以不察也

參攷

卓吾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故
述交地入人之地背城邑多者為重地故述
深入

武王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
以往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
此地便合支
掛兩形者
可以來為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

合得交地無絕
吾將謹其守二
意

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鞀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于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吹。而往來。或出其右。或出其左。去敵無

多方誤之

以疾擊勝

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
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
疾戰。敵人必敗。

右交地

深入之若濟渡
最急故首論及
之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
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
至。後不得屬于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
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為之奈何。太

全以器械勝故曰
器械不利以其年
予敵也

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
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
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
有輜輶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
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衝。則有
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地落。
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
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鞞鐸。吹鳴笳。越溝

澗。則有飛橋轉關。輓轡鉏鋤。濟大水。則有天
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
主將何憂。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
兩陳相望。衆寡弱強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
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陳欲
走。前陳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為之奈
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衆去寇十里而伏。其

設疑

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為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之間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

設伏

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陳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至二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太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

深入則寒暑
雷雨必不免者

外以候敵人之來
慎處以防敵人之衝

以逸待勞多客
為主之法

算更精密

旌旗內外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
向。三千人為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
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發氣怠。發
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
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
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
其處所。為之奈何。大公曰。分為三隊。隨而追
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

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此專為絕道
計算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
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
守則不可久。為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
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利便。依山。林。險。阻。
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
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
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

武衝大車名
大車曰踵軍

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傍。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治。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是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其緊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右。或攻吾左。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為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鬪志。將吏無

此是夜戰之策

守心為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玉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

按此篇名敵武言與武勇相敵也

二條俱以伏兵勝

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為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為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

此是處山之兵

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

上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

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

之下。則為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為烏雲

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

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

棲如鳥棲木不得下也。囚如獄囚不得出也。

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

所能陵。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

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

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

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

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

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

鳥雲一作烏雲。鳥飛雲合。聚散不定。

此是雲澤之兵。

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
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
為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
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于
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
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
求途之道。金玉為寶。必因敵使。精微為寶。武
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

按八陣法有左右
衝有雲雷風火
龍虎鳥蛇

閔尹子曰雲之卷
舒鳥之飛翔皆在
去虛中所以變化
不測

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
此者。分為衝陣。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
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
鳥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
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
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
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
以車騎分為鳥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

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共此險阻之利
分而守之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衢道谷口。

以武衝絕之高。置旗旌。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一屯。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竝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

右深入

卓吾子曰。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既無通其使矣。設有陰符。陰書。稱緊急君命而

來者。當如之何。故述陰符陰書。

符以合信。陰秘也。謂之陰符。當不止尺寸之分。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為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

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稽留者。若符事聞洩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洩。中外相知術。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為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太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亦未盡。

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

右陰符陰書

或問卓吾子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何謂也。曰。踐墨者。節制之師。教習于平日。所謂校計索情。豫修吾必可勝之道。善保吾不可勝之法。而為將之所受於君者。是也。隨敵者。因利制權。初無定勢。隨敵盈縮。臨時變化。所謂預

得此妙解
諸說不盡
付祖龍矣

設不得。先傳不得。而為將之所自出。雖將亦不得而知者。是也。既不得而知。故不得而言。則凡所言者。可知矣。是以但有墨流傳于世。而人可得而踐之也。

既流傳矣。猶
是墨耶

王鳳洲曰葉水
心云以火攻用間
致之疑孫子亦
有未盡之書

袁了凡曰火攻之
功捷矣非不戰而
屈之亦意也故此
為下策此篇備
道以火佐攻之法篇
燈於死者奇
復生其意已在
安國全軍四字

火攻第十二 蘇老泉曰火攻於孫子為下策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

火庫。四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

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

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

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即早應。

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

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

五火之變我
與敵共我攻
人亦防人攻我
固必知其變以
數守之數即
時日星宿風
起風止之度
數也

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
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
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
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
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于
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覆喜。愠可以復
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

四學一篇主意

火攻前古未有此註
紀所由起與後焚燒
之慘立意甚遠

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一曰火人。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

則火其人。自魯桓公世。焚鉅野。咸丘始以

戰曹兵舳舻千里。連環而下。周瑜命黃蓋以

舟載燥荻。枯柴。偽稱糧儲。投入曹軍。因而熾

火。焚燒殆盡。諸葛武侯與藤甲軍戰。其甲皆

編藤。灌油。為之。刀矢不入。力倦。則浮甲渡水。

而。去。莫如。何。武侯曰。凡利於水。存。

者。不利。于。火。縱。火。焚。之。凡。利。於。水。存。

卷四 畫而火攻

火輜火庫火隊車載衣裝在道未止曰輜營
戰具曰仗許攸謂曹公曰袁紹不意焚其積
輜屯軍不嚴以輕襲之出其不意騎五千積
聚不過三日袁紹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人
皆用袁氏旗幟人銜枚縛口從間道進曹操
東薪所過途路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人抄
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以為信然皆自
若既至圍屯大放火悉燒其輜重營中驚為
因大破之王猛遣步燕慕容評率兵四萬為
持久之計猛步山五干夜從間道起
火燒評輜重于晉山因見鄴中因奸人應
行火必有因因草莽因無備也皇甫嵩保
社黃巾賊圍之因兵少而恐嵩曰兵有奇變
在眾寡今賊圍之依草結營易為縱火其夕大風

江道火雞田單
火牛段韶火弩
皆素具者

可以得志乃約厲士卒皆策苣乘城使銳士
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鼓而
奔其陣遂大破之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
賊子雄于郾城雄使朴泰註尚為內應以火
為期尚信之遣隗伯率精兵從泰擊雄泰以
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爭緣梯泰盡斬之雄
放兵內外擊之破尚軍

煙火必素具艾蒿葦薪芻膏油之屬皆須
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皆非臨時所能具也
如諸葛欲火魏兵先於蘆荻谷設茅屋草堆
伴積糧草預藏也
引火之物是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其驚亂而擊之敵若

馬燧李陵善
避火本太公法

應之不。早火。關。衆。走。則。無。功。也。唐。馬。燧。討。田。悅。命。前。除。草。斬。其。後。因。風。縱。火。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分。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千。人。分。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不。能。早。應。者。也。知。用。火。而。不。能。早。應。者。也。知。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敵。先。有。備。火。不。能。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寵。宜。預。為。之。備。諸。軍。皆。驚。夜。半。賊。果。來。燒。營。寵。破。之。擊。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上。文。云。火。發。於。內。此。火。之。變。也。如。吳。王。既。會。黃。池。越。聞。於。內。所。謂。五。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黃。池。越。先。與。勇。獲。帥。徒。

引事的確

師。以。為。過。賓。於。宋。焚。其。北。郭。而。過。之。是。火。發。於。彼。使。敵。不。得。邀。我。歸。路。也。宋。張。齊。賢。居。代。契。丹。薄。城。下。齊。賢。于。三。十。里。外。燃。芻。列。幟。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謂。且。并。兵。至。引。去。擊。敗。之。追。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風。充。於。延。陵。令。把。草。東。

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善。行。動。也。得。風。則。之。者。千。變。萬。化。再。推。星。躔。之。度。數。與。風。起。風。止。之。數。守。天。候。行。之。以。我。攻。人。亦。防。人。攻。我。消。息。行。事。也。天。文。志。箕。壁。翼。軫。四。宿。好。風。月。離。

考証甚詳

五。者。必。多。風。常。以。雞。羽。八。兩。掛。五。丈。竿。上。占。四。火。攻。必。多。風。常。以。雞。羽。八。兩。掛。五。丈。竿。上。占。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善。行。動。也。得。風。則。之。者。千。變。萬。化。再。推。星。躔。之。度。數。與。風。起。風。止。之。數。守。天。候。行。之。以。我。攻。人。亦。防。人。攻。我。消。息。行。事。也。天。文。志。箕。壁。翼。軫。四。宿。好。風。月。離。

卷

四

四十九

抄

抄

風所用火之法則知風所從來則水可以絕不可以奪一水可以絕敵若軍奪
 人之成業一使滅亡如韓信囊沙決水斬楚
 將龍且是奪其國都也一本作水可絕火善
 等國是奪其國都也一殺守隄吏如水智伯灌
 以奪謂敵以水灌我殺守隄吏如水智伯灌
 趙襄子于晉陽襄子夜殺守隄吏如水智伯灌
 智伯是也敵以火焚我殺守隄吏如水智伯灌
 焚李陵于大澤陵先放火殺守隄吏如水智伯灌
 勢是也說於變字甚合殺守隄吏如水智伯灌
 水以見火攻之略于水不殺守隄吏如水智伯灌
 火故詳于火攻而略于水殺守隄吏如水智伯灌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所戰

赤壁過來人
 必知端的者

以勝攻所以取者有水火之助也不修舉有功而
 能破軍殺將者士卒之助也不修舉有功而
 賞之凶咎歸留費之謂也不修舉有功而
 老而不得歸留費之謂也不修舉有功而

魏武帝曰火攻者以火攻當擇時日也行火

必有因：姦人也煙火必素具燒具也火發

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於外也火發

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晝風久夜風止數當

然也故以火助攻者明取勝明也水可以絕

不可以奪水但能絕其糧道分敵軍不可奪

其蓄積費留者。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費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時。故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李卓吾曰。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而勿從。慎矣哉。火攻之法也。火發于內。則以兵應之於外。若火可發於外。則又無待於內矣。但貴以時耳。故五火之變。有數存焉。皆不可不知也。

慎矣哉三字
得孫子本意

參考

此專論火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息。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

妙

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
 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
 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
 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軍按黑地而起。為
 救敗之兵。無負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四武衝陳。強弩翼
 即是勝。

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用間第十三

王鳳洲曰。用兵必先用間。以知敵情。然後前十二篇之條款。動不惑算。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
 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
 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
 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
 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
 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

袁了凡曰。興師必爭勝。爭勝必先。知敵情。先知敵情。必用間。五
間。又必於反。間。篇中條。貫自明。
 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

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

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

莫密於

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

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

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

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

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

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

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

伊呂非間人夏
殷實由以謂之
間也亦可其諸
異乎人之間與

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
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
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因。間。金。帛。啗。齊。人。而。厚。撫。而。用。之。如。韋。孝。寬。以。
動。靜。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
齎。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令。謀。取。
能。致。物。斬。首。而。還。其。乃。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
內。間。敵。之。官。人。有。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刑。
有。得。任。使。者。有。寵。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刑。
有。反。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皆。可。潛。通。厚。者。

註將

畫策三妙

妙用

卷四

用間

五十四

賂。結。之。使。為。內。間。如。越。賂。太。宰。嚭。吳。納。子。胥。
曹。操。用。許。攸。漢。高。結。項。伯。是。唐。太。宗。討。寶。河。
建。德。凌。敬。說。建。德。日。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
陽。使。重。將。居。守。更。率。眾。鳴。鼓。建。旗。踰。太。行。入。
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漸。趨。壺。口。稍。入。
津。收。河。東。之。地。此。上。策。也。行。必。有。三。利。一。則。
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
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陰。以。金。玉。啗。
其。計。將。以。亂。其。謀。因。曰。凌。敬。不。書。生。耳。豈。玉。啗。
可。與。言。戰。乎。亂。建。德。遂。謝。敬。策。不。從。而。敗。豈。
反。間。或。留。之。使。來。則。厚。利。以。敬。策。不。從。而。敗。豈。
反。為。我。用。也。如。班。超。發。于。陰。擊。莎。車。龜。茲。則。
揚。言。兵。少。不。敵。如。班。超。發。于。陰。擊。莎。車。龜。茲。則。
王。大。喜。不。設。備。敵。超。乃。陰。生。口。歸。告。龜。茲。則。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術。惡。劉。豫。可。以。降。之。岳。茲。則。

岳侯勝陳平
遠矣

貸或得死

陰用其言而顯
戮其身譎哉

何物神奇
乃尔

動會軍中張斌得兀木謀者飛齊責之曰汝非吾
軍中張斌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
汝往不復為名致四太子死即詭服乃作蠟書
會合寇江背我謀兀舉兵期到股納書戒勿
竟不至何豫同謀兀舉兵期到股納書戒勿
書言與劉豫同謀兀舉兵期到股納書戒勿
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到股納書戒勿
泄謀歸以書示兀舉兵期到股納書戒勿
廢豫為虛詐死也宋時曹太尉嘗貸人死於
死間敵事乖必死也宋時曹太尉嘗貸人死於
使偽為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為其所囚僧
以彈告即下蠟彈入西夏至則為其所囚僧
王怒誅其臣并殺間僧乃鄭武公欲伐先以
其子娶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大

夫關其思曰胡可伐也胡君聞之戮之曰胡兄
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戮之曰胡兄
已不備鄭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戮之曰胡兄
襲而取之反報如范睢入秦永巷左右曰王
生間以不意中問其骨肉君臣而間者得
來。昨曰秦安得玉臣在東時但聞有太后
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於秦徒太后
廢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於秦徒太后
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
三騎皆衣敵人衣日暮歷敵營若警夜者有
不如法者往捷之具知敵情以告太祖太祖
祖深嘉焉
遂破之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上言五
問不可

此着尤要緊

少此言五間不易用歸重在下主將也晉豫州刺史祖狄之鎮雄州受人下士雖疏交賤皆思禮厚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故前後克獲焉每厚撫境外之人為謀問敵中動靜必先知之心也

如此也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使我用秦間亦不得為敵之實情楚間不能得陳平之實情

必淵微精妙之將始察其真偽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成其間事也

有人首告者俱殺之以滅口軍機貴密也

姓名必令吾間必索知之欲潛入其軍必熟則可隨機應卒如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切楚盟若非素知左右之姓名何由得登其床也

必索敵人之間來問我者我令往來必因彼間來曲為引誘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大忠必反為我用矣既知敵情四間皆因此而可用故下文獨重反間

魏武帝曰用間者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也

七十萬家然有

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人八家為鄰。一家
從軍。七家奉之。故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
七十萬家也。不可取于鬼神者。不可祭祀而
求也。不可象於事者。不可以事類而求也。不
可驗於度者。不可以事數而求也。必取於人。
知敵之情者。因間人也。因時任用五間。人君
之寶。是謂神紀矣。孰知其道哉。故非聖智不
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

與性引用事
實不重一節

之寶也。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伊摯。伊尹也。呂
牙。呂望也。李卓吾曰。因間者。雖敵之人。而
於我有鄉里故舊之親。如魏武之於韓遂。亦
其一例也。內間者。敵之內人也。如信陵得如
姬。便能竊符以救趙也。魏王雖非信陵之敵。
然趙決不可不救。而魏王雖萬端說之。而不
聽。則比之敵人。又為甚矣。或曰。即為官於敵
者。是亦敵內之人也。反間者。即敵間之來間。

死間至有如要
離焚妻子者

我者反而用我之間以間敵也。生間則生而反可以報我。若死間則且以誑吾間而使之傳於敵間矣。可生反乎。如酈食其已說齊撤去守備。韓信復襲齊使齊烹酈食其。又其一例也。然信實可以不用襲齊。酈食其實可以不用死間。信之此舉其與無知名無勇功。又不知相去幾千萬里矣。卒以誅夷不亦宜歟。或曰漢高帝白登之圍用陳平秘計貽單于

勸破

六是

關氏絕妙圖形即得圍解是亦內間之事也。夫間事未發而先聞。與所告者皆死。夫一先聞即時皆死矣。間事又可得聞乎。間之密何如耶。故事莫密于間。

參攷

卓吾子曰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于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即此觀之則三軍之事莫急於用間矣。故以用

間終焉。取於鬼神者。祭祀祈禱也。象於事者。事類推求也。驗於度者。卜筮占驗也。故曰用兵之道。盡在於人事。彼鬼神等。不過詭道奇謀。因以便於使貪使愚云耳。其實必以先知。彼已為急也。苟知己而不知彼。又何以勝敵。而制其命乎。故用間要矣。今述如左。

太宗曰。田單詭神怪而破燕。太公焚書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

神機三是兵機

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所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以前問為先知之本
便十分鄭重若專
用以問敵便是未
著

卓吾子曰。用問篇說出用問事。十分鄭重。言
不如此。則是視民命如糞壤。以安危為兒戲
矣。安得不先知敵人而為之間乎。然李衛公
反以用問為不得已。何哉。今亦具述于左。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
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靖再拜曰。臣與
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
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

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為下策。臣
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
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
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
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
能使間。此豈纖人所能為乎。周公大義滅親。
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事與韓信同心與
周公一此處微矣

卓吾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

牙在殷。夫伊呂以大聖而為殷周用。殷周天下。一六百載。一八百載。誰之力歟。伊相湯。又相太甲。中間歷事外丙仲壬。以及居桐復辟。則不但閭外之事。伊得專之。伊實專殷權。興廢大事。咸其自主矣。至太甲思庸。伊乃明農。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則六氣匱力竭。火將至。而後乞休也。若呂尚者。八十而始遇文王。文王薨。又不知其幾年歲矣。乃佐武王。至于

一十三載之久。然後借兵盧戎諸國。伐商而有天下。則呂至是。又是百有年歲人也。然呂卒受齊封。猶然不遺餘力。富國強兵。不辭老。不憚勞與煩。則此二老者。又何其功成而不止耶。雖曰成湯與尹。咸有一德。武亦以呂為三朝元老。太公所望以興周之人。始終敬禮。未嘗少衰。然為伊呂者。亦不宜如此貪位而固權勢也。故黃石公作三略。以授子房。獨諫

伊使人不疑呂
得天之壽。獲又
奇品。應得並論

尚論極難此始
見二公於地下

切于成功之戒云。由此觀之。伊呂是一樣人。黃石是一樣人。故子房尊敬黃石。獨不受封。而辟穀有以也。此非可以優劣論也。所見各不同也。然中略之言。非專謂臣下居功者設。蓋專為君上者謀。欲其先收臣下之權。以保全有功之臣耳。則黃石公實自老子而來。伊尹呂尚又實自軒轅而來。彼此主意各自不同也。後人不知。乃以黃老竝稱。失其旨矣。故

因論用間。而并述中略之語。以告成功之君。又因以告夫人。臣者功成名遂。身退是則天道。不可不以為鑒。而自免耳。否則韓彭。蒞醢。蕭何繫獄。雖欲自免。又可得乎。故謹錄黃石公以備參攷。

黃石公曰。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

至人言自不
同

全功保身多少
人不識此提起盡
付一聲巨嘆

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
黃石公曰。三略為衰世作。人臣深曉中略。則
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
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
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成功。中州善國。以
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
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
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

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
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秘焉。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
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之
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
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耳。至于蕭
曹樊灌。悉由六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

此心之論古往
今來不可無

六國之後。復立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

論到洞心透骨
吾因想見其人

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之君。

六書參攷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為衝陳。便兵所

處。弓弩為表。戟楯為裏。斬除林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利。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司馬法曰。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

順天者在陰陽
寒暑之時阜財者
因糧於敵擇衆者
勉而若之若順也
利地在守險右兵
在得弓天戈戰之
用見敵與我相併
是兩當相不可輕
舉

釋上五慮

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擇衆。勉若。利地。守隘。
險阻。右兵。弓矢。禦。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
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
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
豫。戰為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
武侯問吳起曰。今秦脇吾西。楚帶吾南。趙衝
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

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
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
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鬪。陷。
行。亂陳。則千人盡鬪。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力。
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
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
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

發前人之所未發

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

又將理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四于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四之情。不待筮楚而四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四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

切中
可憐

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圍不下十數。中圍不下百數。大圍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四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

論飢寒之由
與賈誼治安
策略同

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又治本曰。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漆。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

設之制也。春夏夫出于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瘠。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短機。而奈何饑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十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

此之下計今之上策

酖酒以敗善類乎。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于無度，邪生于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又戰權曰：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

決勝在己理有固然

神明心也知進退存亡之道則不在必往而有功若輕進敵反制我則勝在敵矣

從敵之求見情而後加兵弱則隱之以喪其威堂計廟堂受命專制銳氣不入所謂杖武也

接故兵貴先勝于此則勝彼矣。弗勝于此則弗勝彼矣。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敗。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土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

論。則。敵。國。不。戰。而。服。